

青谿舊屋集



青  
谿  
齋

屋  
文  
齋

十  
一  
齋

光緒九年八月刊成  
師山高行篤署檢



敘

青溪舊屋文集者年丈孟瞻劉先生之所作也王象之云青溪鑿於赤烏四年而吳志無之陳壽之略也南齊相人劉子圭家谿上聚徒授書不期榮進唯求丞彭城以養貞素先生籍儀徵居邗上而遠慕檀橋可謂清德不衰者矣文者前賢所以餉遺後人之軌跡使知則古昔以明聖人之道也是故析理昉十翼紀事昉禹貢敘情昉三百篇紀人物昉於左氏傳考工記莫不測遠洞幽宏綱挈而細目備後之欲求聖人之道者觀於是數者足矣又奚有所言然而運會嬗於上風氣變於下動者習焉靜者覺焉前者評焉後者齟焉不能無所言也特其情不入則其真不出其事未究則其理弗確何以望古作者之門逕哉况夫辯駁指陳如司寇之弊獄司空之計帳援律賦工毫髮無取

青集敘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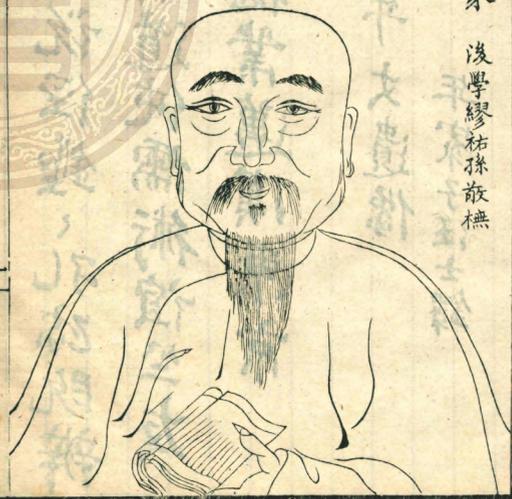
藉非深於古人典籍之要必不能贊一辭先生含六藝之英茹之吐之看核百家以爲加饌若人之評杜詩韓文而皆取證於六經俾讀者斐然分別於白黑豈不昭乎哉爲學人之文與乾嘉中海內晏謚良士伏處多以學業相競而江左最爲冠冕道光以來雖漸凌替而先生與寶應劉楚楨山陽丁儉卿殿爲後勁其所著作皆能使學者有所法丁君家顯達書久風行劉先生論語正義其詰嗣叔倪今已刊布先生揚州水道記雖亦印行而他著述尚秘之篋內學徒愬焉顧先生歸道山後粵匪造逆家室移徙未暇料檢而伯山同年旋即世其門子恭甫校官書於金陵書局終日夕無停晷遂亦沒世不其哀與天眷先生俾文孫良甫謙甫誠甫昆季繩繩繼繼克纂先緒掇拾哀集并將以左氏舊注疏證以次繡梓則先生雖無子圭薦達之

遇而老屋短檠所得於風雨雞鳴者猶得昭昭然揭於當  
世則良甫諸子之孝慈豈不大哉光緒九年夏五年家子  
江甯汪士鐸拜譔

青集敘

二

孟瞻先生遺象 後學繆祐孫敬撫



猗與先生說徑鏗、孔亦既辨  
邗溝我明道純儒術禎三友  
聲三世德業邁漢東京

敬製

孟瞻先生年丈遺像

年家子汪士鐸

孟瞻先生遺像

青溪舊屋文集目錄

卷一

四惜賦 并序

召伯埭賦 并序

盆菊賦 并序

菱蕩佩賦 并序

擬謝希逸月賦 并序

擬沈約高松賦 并序

卷二 申笏山先生畫像贊

廬陵王氏兩世孝子贊

卷三

圩岸公修議

既殯後復殯服說

青集目錄

親喪既殯後見君無說衰說

江都汪氏兩孝子祠記

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祠木主記代

重修玉皇閣記

卷四

上阮相國書

答黃春谷先生書

與沈小宛先生書

與劉楚楨書

與王子涵司馬論修縣志書

卷四

項羽都江都考

駁全謝山九郡答問

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梅蘊生載碑圖序

除夕同舟守歲圖序

送李方赤太守序

桃花庵展上巳會序

卷五

今文尚書論文序

朱芷江夏小正正義序

凌氏叢書序

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黃白山先生義府字詒序

重刻舊唐書序

重刻郝太僕褒忠錄序

青集目錄

江甘貞孝節烈總坊錄序

廣列女傳序

魏延昌地形志序

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

宋元鎮江志校勘記序

揚州水道記後序

卷六

夢陵堂文說序

洗冤錄辨正序

海陵文徵後序

瓊花志序

陋軒詩續集序

經遺堂集序

夢陔堂文集序

舍是集序

句溪雜著序

娛景堂集序

雲陽陳氏族譜序代

長樂李氏族譜序代

卷七

論語孔注證偽書後

刑統賦解書後

書楊氏服制議後

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書後

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書後

書惲子居林孺人墓志後

書集目錄

漢射陽石門畫像跋

漢延喜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

江陽米氏女墓碑跋

卷八

寶應喬君傳

戴靜齋先生傳

王峙亭先生家傳

文學汪君傳

文學方君傳

辭君家傳

方節母家傳

汪母楊太孺人家傳

嚴節婦傳

鮑孝女傳

吳烈婦傳

周烈女傳

卷九

誥授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

劉迪九先生墓表

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

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

鄉貢士陳君墓表

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

烈女劉氏墓碣

卷十

文學薛君墓志銘

青集目錄

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

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

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

先府君行略

先母凌孺人行略

祭洪桐生師文

祭薛子韵文

卷十一

詩

四惜賦并序

此余少作也寄興無端隨感而賦舊有六篇藏諸篋行今錄舊稿汰二存四名曰四惜云

伊崑山有太璞兮靡色類之可方維皇覽德輝兮韞奇石而深藏玉亦恐世用兮羌不能掩其光匠氏持錯刀以從事兮剖至寶於嶙峋逝將辭此嶽神兮別藍田之故鄰倘得貢諸美人兮庶比德之攸在矧不爲席上珍兮乃爲狂夫之佩朝以予爲環兮夕以珉而視予謂微瑕有玷兮羌並棄此連城之璵黨人詭譎誣予以色售兮謂玩物而喪志仍棄捐于空山兮對幽巖而灑淚予將效石之能言兮愬上蒼而遙寄愬曰昔懷璧兮間關今反璧兮故山快弁和之見則兮感相如之知還重曰價重兮時無多時失兮柰若何誰將寶此無當之卮兮恨不早供君子之摩挲

右剖玉

倚彼若蘭山崖水涘春月吐黃秋風孕紫幽谷悶香空林寄傲低醉雨酣高餐露飽爾乃柔情欲媚佳夢初徵蕙帷忘寵芝室祛矜猶復妬招白芷讒蔓青藤晨華未落夕怨已乘矧其愛繁厭寂辭靜就喧橫生礙路縱出當門招尤劇葉觸忌鋤根吁嗟乎非車前草胡爲當道非雨後苔胡爲侵堦已焉哉實落凝膏花飄綉佩膏泣殘缸佩佩枯餘帶昔比桂椒今儕蕭艾小草有知芳魂誰醉

右鋤蘭

夫何泰岱之白雲兮見其出而不知其歸曾五色之迷目兮忽一瞥而無輝陋朝霞之縵采兮羞夕蜨之淫氛浴清

波而磅礴兮觸奇石而氤氲天孫游戲于碧落兮日七襄而報章織羅無心而舒卷兮倚閭闔而徬徨贈我以繡段兮復遺我以錦裳感良會于須臾兮慨變幻之無時朝扶義和之垣兮豐隆縱轡而驅馳夕依望舒之宮兮屏翳飛輪而迷離昨見姤于霜女兮今又激怒於雨師非煙非霧而四散兮杳不知其所之膏吾車兮秣吾馬要子於天末兮停子之駕謂聚散之有主兮帳盤桓之無暇遂凌無何有之鄉兮旋廣漠之野歌曰何所無雲兮惜舊遊何雲不歸兮悲故秋誓將從此雲中君兮託媒問于蹇修

右歸雲

春之來兮如夢境之初經春之去兮如醉鄉之未醒夢覺兮難留酒醒兮愁復愁知千金之難買兮恨不乘春色而夷猶乃有狡童情薄思婦愁多恨柳條之難繫悔桃葉之徒歌感流光之急激嗟好景之蹉跎別有佳人惜別公子思歸對茲燕婉戀彼芳菲謂春光之雖逝結繾綣于斜暉春情散兮如煙春愁結兮如絃問靈修于此夕待之子于來年願偕青鳥俱東兮雖數見而猶憐

右餘春

召伯埭賦

并序

昔謝安石勳蓋江左利濟蒼生中興名流推爲第一維時會稽王道子秉政擅權嫉其望重擠而出之安石因求鎮廣陵爰作埭於步邱蓋以禦水患而扞鄰敵也後人追思之名之曰召伯埭焉安石之未出鎮也宅在金陵有墩在半山後人以其姓命之曰謝公墩而斯埭則以古人之名命之曰召伯埭流風餘韻稱誦弗衰夫道子之在當時薰灼如彼其排安石也不遺餘力曾不轉瞬藩宅爲墟安石

憂讒畏譏避權謝寵而斯埭歸然獨存歷歲彌久望古遙  
集感而爲賦其詞曰

束輕裝以行役兮駕扁舟以長征游廣陵之舊鎮兮緬晉  
代之新城懷登高之遠志兮發思古之幽情溯江左之賢  
相兮推太傅之英名維斯埭之巋然兮猶奕世而騰聲胡  
當時之多忌兮沒則有榮方東山之樂志兮吟梁甫而抱  
膝娛絲竹以忘年兮觀圍棋以永日世乃詆其石隱兮謂  
煙霞之痼疾懼口衆而我寡兮爲蒼生而一出迨勳業之  
爛然兮讒夫又騰其口實何東藩之鴟張兮憚正人之嚴  
峻方羣邪之項領兮嫉名流而遠擯去石城之舊都兮出  
廣陵而作鎮陽重之以藩屏兮陰以疎其朝覲信大賢之  
貞遇兮仍鎮靜以居官伊秦人之善規兮聆治績而膽寒  
慶烽煙之靜息兮保偏隅而莫安嗟淮南之下濕兮屢遭

青集一

三

水而汎瀾集版築以待事兮創高堤而如磐疇漢室之宣  
防兮禦竹箭之流湍食舊德之不忘兮畀吾民以安宅等  
斯埭於甘棠兮擬謝公於召伯傳遺聞於父老兮播芳聲  
於載籍公自有其千古兮彼讒夫兮何足責

盆菊賦

并序

原夫菊者備五美而表德應九秋而作華其品可玩其葩  
可服是以往代作者寄興斯在如孫子荆潘安仁之流皆  
有秋菊之賦並託寫毫素傳播藝林豈非偉茲物之珍麗  
超庶類而神奇本孫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疴乎潘  
賦家兄如川循陔之暇蒔蓂花草當茲嚴冬固陰沍寒而  
盆菊生意盎然亭亭獨秀命淇賦之淇嘉夫菊之在幽愈  
馨而非同鬱掘萌芽者之爲信可賦也

當說餅之良宵爲圍爐之雅集瓶乍洗而冰凝窻未開而

風入傷百卉之俱腓感萬物之咸蟄探芳訊而低徊對華  
林而嗚咽乃有翠葉雲布黃萼星繁揚芳棐几托根瓦盆  
穎擢冬日芬吐黃昏映玲瓏於燭影寫參差於月痕恍入  
南陽之谷儼遊彭澤之村酌王宏之藏酒酌陶令之芳樽  
當夫金商屆節白帝司時芳谷搖落平林變衰饑叢桂於  
山椒祖幽蘭於水湄嘉茲卉之孤秀獨芬馥而呈奇矧嚴  
霜之布濩更朔雪之紛披迺傲寒而茁葉仍破凍而挺枝  
待采擷於南山供餐吸於東籬與孤松而競秀共寒梅而  
鬥姿肇三春而懷芳凌三冬以愈馥惟早植而晚登譬眾  
醉而醒獨一任運於天地非故驚於流俗嗟人情之趨僞  
又鬱養夫萌芽穠李方冬而含萼夭桃先春而著花並乍  
開而旋落等木槿之朝華豈若茲英英冷艷或寒葩自  
甘處於寂寞終不棄夫幽遐雜木爲漿和芝成液載劉生

青集一

四

之丹方列葛仙之秘籍願介壽於華堂駐千齡之顏色

菱蕩佩賦

秋風徐來微波不開蕩花夢菱鏡妝纔瘦影半彎愁痕  
一角淺碧波搖深紅露濯露濯余兮不歡波搖余兮不怯  
拚浮沈于一時歷滄桑之干劫昭質納汚貞情刺手羌寸  
心之俱靈持二足而自守剛雖露角柔卽成絲任蓼花之  
肆謗聽藻葉之騰詞盤凌波而微步根在水而不移淚滴  
青冰船橫碧落嗟采采之何人感千金于一諾辭彼流水  
貢之玉堂疇雪其垢叩嗜其芳匪瓊瑤之望報羌佩服而  
無忘

擬謝希逸月賦

宋孝武帝既喪淑儀退朝不樂感物增悲光祿大夫希逸  
作哀策文奏之帝尋繹未終愀然動容仿佛在慮惆悵靡

窮感情辭之交切以悱惻而彌工迺駕天駟乘路車召賓  
從集邱墟既登山兮寥廓復涉水兮踟躕臨殯宮而愴恍  
啟總帳而歛歔于時白露戒寒流火退暑西冥暉潛東壁  
華吐感皓月之常明悲黃泉之獨處爰命希逸大夫更抽  
毫而作賦希逸避席而起曰臣陽夏鄙士濫廁讐纓不才  
寡學恐負盛情臣聞君秉陽德后主陰位日以陽經月爲  
陰緯后佐君而代明月繼日而從類夜明象德水之幽尚  
儀占從星之瑞三日成魄七寶誰修蕩陰効順廣照承流  
離次而二曜弗集有食而六宮貽憂若夫秋水寒潭暮雲  
遠塞霧霽黃沙霞蒸碧海桂留人于小山鶴呼子於幽瀨  
嗟素娥之遐征奔廣寒而振采澄波掩映流光徘徊揚輝  
瓊樹棲景幽苔山庭鐙黯烏鵲聲哀君王乃辭隧路指歸  
途卽蘭室步玉除悲風發涼露滑撤琴瑟翹蟾蜍若乃明

青集一

五

河欲沒蟋蟀悲秋屋梁虛照環佩通幽安仁永恨平子長  
愁信天地爲逆旅等身世如浮漚于是置酒前席秉燭臨  
軒中懷玉潔思緒雲鸞洵升沈之有數何圓缺之足論對  
素月而有託作長歌以永言歌曰連城去兮不復還同一  
照兮隔關山欲往從之路漫漫哀永逝兮愴心顏歌聲未  
歇餘光尚存眾賓相顧四座勿喧又稱歌曰月將沈兮曙  
色升時代謝兮無可憑心不爲形役觴稱壽者徵武帝曰  
善聆子妙論信爲至人直如振聵誓將書紳

擬沈約高松賦

并序

齊高帝時沈約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子良開館招士約  
與謝朓范雲任昉等皆遊焉號爲得人子良有高松賦王  
儉謝朓皆有和篇載於初學記藝文類聚約之所賦亦爲  
應教之作故其賦云托北園於上郎又云鄒枚之客存焉

皆指竟陵客邸言也約等所賦雖寥寥短篇而盤鬱挺特  
具有凌雲之勢既粗肖其體製亦略仿其指意云其辭曰  
伊鬱鬱之喬松偉拔地而特起本山岳之毓靈荷雨露之  
繁祉非修竹之能方詎孤桐之可擬旣莫詳其種植亦難  
遡其年祀辭幽谷之荒寒厠朱邸之華美絕依傍於瑤階  
空牽援於玉妃懷勁節以周防抱貞心而自矢爾乃秀實  
離離孤標懍懍喬柯聳抱巖石低枕上拂天而干霄旁浥  
露而流瀟鄙弱卉之煥霞陋繁英之燦錦偃蓋則密葉能  
藏飛節則靈脂堪飲賦記瑯琊之王詩憶東陽之沈若夫  
峯曲壅腫支離盤攫借枝無烏尋巢有鶴孔洞穴而中穿  
皮剝落而如削詎合大匠之繩難中工師之度託丹心於  
偃佺謝縉塵於京洛雖依日月之光未忘林泉之約幸棲  
鸞之借寵壯繫馬之稱豪含貞蕤於菊圃挺秀葉於蘭皋

青集一

六

羌干雲而蔽日亦颯浪而驚濤得氣則枝成連理迎風則  
韻叶雲璈貫四時而愈秀超萬彙而爾高於時清秋乍屆  
勝日初逢啟芳園而命駕召佳客而哦松香葉則曾經宿  
鳳虬幹則宛爾成龍儼天邊之榆柳傲江上之芙蓉或徘徊  
而命筆或徒倚而扶筇承君子之顧盼增華彩於衰容  
豈必嚴霜乍警朔雪已布眾卉失色羣芳改度始見不雕  
之節方感後知之遇亮賞識之獨先爰揮毫而作賦

申笏山先生畫像贊

吾鄉申笏山先生以壬戌科會試後 挑取中書入值

樞庭議政視草其職密要居是職者不久卽遷擢以去或  
入秉鈞衡或出膺節鉞而先生翺翔 樞禁禁幾四十年海  
陞副憲其澹于榮寵無所繫援也如此又居是職者率通  
聲氣廣結納封疆大吏歲時餽問不絕而先生慎于交遊

不妄有所乞取身沒之後囊橐蕭然其廉介之操尤鄉人所共仰先生之孫東雲上舍既以先生知文書牘裝潢成卷復以先生手跡別爲一卷而圖像於卷首文淇敬爲贊

倚與先生仕亦居貞處榮能澹在約能清雖爲達官實由平進世皆妄干公以靜鎮與世無求與物無競無競伊何卽暑棧遲溫恭朝夕淑慎有儀介不絕俗和不趨時無求伊何矯矯自異居德則豐居家則置書可藏楹金不留筭式瞻遺像爰想遐踪其容藹藹其德沖沖芳徽未沫千載無窮

廬陵王氏兩世孝子贊

夫孝爲政本德乃化先至行光昭垂諸載籍有由然矣顧馬班之書范陳之史散見列傳不別立名迨晉書始有孝

青集一

七

友之篇魏書別立孝感之傳自茲以還史皆遵守豈非以世風愈降至性日漓其有孝行足旌高風可式者故特加茲目以爲激勸歟廬陵王乙莊先生世篤儒雅家傳清白純孝之思根諸天性稽其事實核諸史籍實足矜式後代無愧前賢先生四歲喪母見母衣屢輒號泣此卽張敷之泣畫扇張譏之泣經帕也年十三父病阻隔侍奉一載常廢寢食私貸於人爲醫藥資後遂精於醫施藥濟衆此卽殷仲堪以父病躬學醫術李元忠以母老專心醫藥也父歿後輟儒業爲小販以力養凡祖母繼母所嗜多方購求此卽韓懷明肆力以供親郭原平傭賃以養母尉遲迥四時甘脆必先薦奉馮道根行得甘肥未嘗先食也繼母性嚴急稍失意卽長跪涕泣請杖俟色解乃起此卽李曇之事繼母執勞不怨孫宏之事後母孝謹彌篤也事繼母和

愉若孺子語效行履未嘗有聲服勞不假人手凡裳衣器  
皿必躬滌除母病每夜理衾拭枕立窗外竊聽母無呻吟  
聲睡熟乃去少頃復來未嘗一夕安寢如是者二年此卽  
石郎中之親滌廁踰徐汲郡之親易燥濕王延之夏則扇  
枕冬則身溫謝暉之納履而行屏氣而語也執繼母喪年  
已五十有六幾不欲生居喪次三年不入內室此則陽固  
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張種年政五十而毀瘠過甚也自  
祖以下五喪渴葬傾囊下兆躬親畚築將葬母時有白鳥  
三集於靈前悲鳴而去此則沈冲之營成七墓悉達之遷  
葬九喪祭遵之負土成墳汜毓之循行封樹白鳩棲甄恬  
之廬白雉集高真之室也喆嗣立齋先生亦以孝聞世德  
作求輝映先後是則劉基之先已有劉繇江柔之後復有  
江革繼志隆業亦有可徵事祖母跬步不離及祖母沒其

青集一

八

父數日不食己亦不食則有若孔掄之善養祖母虞詡之  
舉爲順孫焉父久病足長伴父側扶杖數年不怠母嘗病  
疽爲吮其膿血而疽遂痊則有若鮑昂之俯伏父側頃刻  
不離柳霞之親吮母癰舊疾頓愈焉父病時每叩額禱天  
願以身代醫者夢神告曰有子如此天已益其父壽二年  
矣由是病果愈則張楚之燒指自誓崔浩之截髮禱神有  
焉父歿絕粒數日母歿哀慟幾絕則陳紀之哀至歐血阮  
長之悲感旁人有焉葬後結茅墓側寢苦枕塊每遇雷雨  
雖夜分必繞墓側而哭忌日捧主長號清明省墓泣拜時  
痛如新喪值祭祀雖遠行必歸齋戒沐浴則王烈之泣涕  
三年原涉之廬墓三載毛惠緒月朔悲泣滕曇恭忌日哀  
慟王褒聞雷必到母墓胡叟值祭先求旨酒不是過也廬  
墓時一夕有黑虎咆哮林中睨其哭號掉尾去小竊至知

爲廬墓孝子遂遁桐杖植墓自秋閱冬忽萌芽森茂山無  
井泉忽於山麓湧出一泉則劉士雋之狐兔馴擾司馬嵩  
之豺狼絕跡阮卓扶喪賊不敢害華秋野宿盜悉遠逃武  
宏度素芝頓生郭景華靈泉忽湧不是過也前有孝政後  
有士雄號爲累德之里父是德林兒是百藥表爲孝敬之  
村謹綴蕪詞式揚遺烈贊曰

猗與先生以孝傳世因心則然豈由外致精意所感上蟠  
下際以今方古無美不備素業清芬繩繩繼繼孝于惟孝  
永錫爾類

圩岸公修議

江都洲圩之田皆係公岸公修惟東南鄉霍家橋馮家橋地方馬圩柏圩嵇圩謝圩汪圩等處岸係公岸修不公修查每圩之田多則六七百畝少亦四五百畝業主不下數十家佃戶不下數百人而靠岸之田隨岸綿亘僅一二十畝一圩之岸保護一圩之田係是公岸理應公修乃勒令靠岸一畝之業主承修而離岸一畝者遂得脫身事外法既不平工遂不固每于大汎之時一遇破圩則圩內數百畝之業佃皆責令靠岸之業主搶修而本圩佃戶不做本圩之岸反代外圩做工以便高索工價所需木料或有未齊眾口沸騰拆人屋柱事定之後責令業主賠錢入數則

青集二

一

無可稽查工賤則開銷任意且大水之時取土甚難溝內撈泥皆係濕土施工水中補塞罅漏何能堅固工尚未完岸又倒卸修理數次終致不保洎夫水退打岸樁木旋即被人竊去下年保險又須買木故以靠岸一畝之田用錢自數十千至百數十千不等其中藉岸索詐者不一而足爭端既啟訟事滋多有已岸倒塌界址分明而牽令未倒之岸認費者有工作甫完水尚未退樁木被竊岸旋崩壞希圖另做者有深知圩岸之害創爲買田不買岸之說現業原業均不承管者有大汎猝至城中業戶未及下鄉而鄉中各戶浮開工料業戶不認彼此爭執者更有刁頑佃戶將寬厚之岸內外鏟削毀岸爲田冬春內外種麥秋間內岸種豆以致堤岸愈形單薄大汎時藉包工作以飽慾壑者現在圩岸爭訟之事已屬不少本年盛漲無圩不破

水退之後卽要施工方能種麥而冲刷日久施工更難若  
不明定章程竊恐爭訟之事無已時也細詢鄉中老農該  
處圩岸向來亦係公修嗣以江水不大每年春作工力無  
多遂令靠岸之佃就近承修而佃戶以靠岸之田有柴草  
之利亦皆樂從後以水大工多佃戶力不能任始令靠岸  
之業主貼修有主食佃力之說自道光五年以後佃戶亦  
不承管遂令業主獨修卽有向眾理論者而地棍串同莊  
佃百端把持牢不可破以致靠岸之田有情願不要價銀  
只圖免害而無人肯受者有願納官糧不收田租不管港  
岸而佃戶仍不肯者夫小民至愚見近利而忘遠害田不  
靠岸者但知不認修岸之費田多岸少者亦謂彼此牽算  
就少避多而莊佃更以浮開爲得計及至圩岸不保同歸  
于盡所得不償所失而狃于積習尚恬然不知變計也欲  
興利者必先除害此害不除不獨靠岸之業戶受累無窮  
而年年失收錢糧亦無所出必至官民交受其病似宜官  
爲出示諭令公岸公修並飭知該處有業紳士秉公妥議  
公修章程稟官立案以除積弊而安生業是亦弭爭息訟  
之一道也道光十二年謹議

旣殯後復殯服說

禮記言殯服者二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裊從  
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  
入自闕升自西階鄭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直  
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棺柩未安不忍  
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闕謂毀宗也柩  
毀宗而入異于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于此正棺而服  
殯服旣塗而成服疏云此謂君薨在外旣大斂主人從柩

而歸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於時主人從柩在路未忍成服于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足著菲屨菲謂薦屨也柩入正棺後卽服殯服畢塗成服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注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一則君薨在外既大斂柩入正棺象小斂夷于堂於此之時服殯服一則君弔臣喪本當視斂有故殯後始往故復殯服爲新君事二者經皆云殯服則直經免布深衣散帶垂矣喪大記疏謂直經免布深衣是也又引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謂此亦不散麻非也鄭注曾子問共殯服明云布深衣直經散帶垂則大記所謂復殯服者亦必布深衣直經散帶垂孔疏乃謂不散麻是誤以大記之君弔復殯服與小記之君弔雖不當免主人必免爲一事矣不知大記所謂復殯服者專指殯後君始來弔言之至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此節文承葬虞卒哭之後則此謂葬後君來弔者檀弓君于大夫將葬弔于宮是葬時君有弔臣之禮亦有葬後君來弔者小記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疏云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是也禮將葬啟殯之後已葬之前主人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故鄭注云爲人君變貶于大斂之前既啟之後不云復殯服也復殯服者復其未殯未成服之服必直經免布深衣散帶垂而後謂之復殯服孔疏解君弔復殯服以爲不散麻是誤以小記葬後君弔與大記殯後君始弔爲一事矣案既夕禮主人鬢散帶垂注爲將啟變也此

互文以相見耳。鬢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鬢疏。云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鬢，皆當小斂之節。今于啟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言散帶鬢同于未殯時。不云皆如殯服也。士虞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注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鬢散帶垂也。則以散帶鬢為葬服而非殯服也。崔氏靈恩喪服變除云：啟殯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鬢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鬢散帶垂是也。按崔氏以啟後唯鬢與散帶同，于未殯其服如喪服，即引既夕散帶鬢為證。足知葬服非即殯服矣。又士虞禮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注一人主人兄弟疏云：鄭知一人衰經是主人兄弟者，以主人哭出復位無從尸之理。又云衰經且非疏遠，故知一人衰經是主人兄弟。按上文云主人及兄弟如葬服，此云主人兄弟衰

青集二

四

經從尸足知衰經即葬服。主人兄弟既衰經足知主人必衰經矣。小記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衰經從尸，正是虞禮足知免可加於衰。非若殯前未著衰而免矣。受業辭壽謹案禮弓弁經葛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與士葬斷至天子諸侯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案鄭氏以變服葬敬心未生則更誕妄矣。程氏易疇引陸氏曰：據經文下云周人弁而葬，斷變服而葬為卿大夫以下禮。因謂天子于斬衰外無服可變，但有甲服。弁經而已。諸侯凶服如之，則亦當以甲服為其變服。據此則變服而葬，上自王侯下通於士大夫以接神不可純凶。故葬必變服與殯服判然為二。

親喪既殯後見君無稅衰說

服問凡見人無免經

釋文免音勉

雖朝于君無免經唯公門有

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衰謂不杖

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疏云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經猶不去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又按曲禮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苞薦也齊衰薦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疏云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公門謂公宮庫雉路之門按路門之內卽內朝斬衰既得入公門則雖見君亦不稅衰矣若君臨臣喪在未殯之前主人固未成服若君未視斂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喪大記所謂君弔則復殯服也彼注云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蓋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大記所謂君弔則復殯服者文承在殯三往在殯一往之下專指殯前君有故不得弔至殯後始弔主人雖已成服亦必稅衰如殯服鄭注不云敬君而云新君事者使若未殯時然若常弔則亦不復殯服矣服問云君弔用錫衰文王世子注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于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士喪禮注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是主人成服之後君弔且服錫衰何嫌乎見君不稅衰也况入公門不稅斬衰何嫌乎君弔時不稅衰也君弔則復殯服者謂君本當視斂以有故至殯後始往故復殯服爲新君事非謂君弔必稅衰若君既視斂至葬君復來弔則主

人免而已不稅衰也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天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紉其垂也至將葬斂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貶于大斂之前及既啟之後第云著免不云復未殯前之服也蓋既成服之後雖寢不稅冠衰唯君未視斂殯後始往者復殯服餘則否故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江都汪氏兩孝子祠記

周禮族師之職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醜亦如之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而獻其書於王內史貳之以詔王爵祿蓋古者論秀書升之典始于鄉舉里選故

青集二

六

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然則成周盛時孝弟睦婣之士皆使之治民無待於表門建祠也漢代賜孝弟爵而不任以民事其制已漸不若古又寢之而爵亦弗及或表其門閭或賜以束帛其所以磨世勵俗者豈能及古人之萬一哉然自選舉之法既廢祿利之途不出于此而孝子悌弟史不絕書亦可見孝弟出于性生不盡繫乎有所勸勉况自明代以來建祠於學令有司春秋祭祀其禮等於瞽宗之祭焉此其教孝之意抑亦視古人有加隆矣吾友汪農部喜孫之祖 皇贈奉直大夫兆初先生諱一元暨其族伯祖伯高先生諱一崧皆以孝請 旌得 旨旌表如例而農部復於北來寺買僧隙地建祠山麓顏曰江都汪氏兩孝子祠旣與僧立剋復呈請有司立案俾汪氏子孫不得索回香火之貲寺僧亦不得毀傷祠

宇寺存與存永永無極或謂農部曰吾子有位於朝於禮得立家廟且兩孝子既祠於學何又於寺爲農部隗然曰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唐王珪不立家廟致爲有司所劾顧子薄宦京師家無一椽之宅建廟且有待而郡祠啟開有時子孫不能常往吾族伯祖又無後子異日卽有力營建家廟而族伯祖無享祀之所吾先祖亦愀然有所不樂是以別建斯祠也嗚乎禮之以義起者聖人弗禁若農部所言亦惡得而禁之也哉祠成於道光十四年農部屬子爲記予因摘述古今教孝之典與農部所以建祠之意以諭後之謁斯祠者

代

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祠木主記

青集二

七

輿矣自是以後見于史冊者甚夥然皆專祠而非總祠也明代始令府州縣學立名宦鄉賢總祠有司春秋致祭矣國朝亦因其制豈非欲令諸生觀禮者以古人爲師而有所取法歟然守土者每視爲具文而儒官亦弗之深考或已列祀典而祠無其主或祠雖有主而志無其人或名宦誤入鄉賢或鄉賢誤入名宦或名雖彰著而無關乎本郡或縣已他屬而仍贅列其人其他官爵闕書姓名誤寫者尤不可殫紀凡此諸失各郡皆所不免而揚郡尤甚前守劉公源灝督率同僚捐修郡學屬訓導陳君萼寶應舉人劉君寶楠攷定名宦鄉賢祀典會劉公升任去斯事遂輟今年夏余權守斯郡陳君以前事詳請立案其應移祀鄉賢者曹憲孫馨張方平桑喬蔣應奎黃瓚王軌凡七人應移祀名宦者婁師德李德裕韓琦晁補之宋庠陳瑄熊尚

文馬從龍馬文升凡九人應補入名宦者謝安以下凡若干人應補入鄉賢者臧良以下凡若干人其官爵姓名訛脫者俱已改正惟有應撤之主或以有舉莫廢爲疑余案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鄭注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又云有國故則否鄭注云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云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己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若己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于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夫先聖先師苟有其人猶不必借資于鄰國况名宦鄉賢尤當各從其故不必借才于異地也亦明矣名宦中如王安石應移祀通州鄉賢中海州之徐璆六合之陳融如臬之胡瑗無錫之杜鎬天長之朱壽昌通州之錢嘯以下十三人應各移祀其鄉何遜海瑞王守仁未官揚州汝南應曜千乘董永皆非揚人文天祥停留真州三日不得謂流寓均應撤主余謹據禮正之既飭學別立檔案復作記以諭後之人俾有所考焉

重修玉皇閣記

玉皇閣隸於江都者一在瓜洲東門外聳峙臨江隸於甘泉者二一在古旗亭一在邵伯埭旗亭地勢湫隘瓜洲之閣亦漸就傾圯惟在邵鎮者規模宏整金碧有輝是閣爲宋羅令祠遺址秦少游有羅君生祠記載在郡志明天啟初山東道士劉化芳渡河涉江採木製造玉皇尊像將載歸東魯道經邵埭湖波洶湧舟不能前乃建閣於羅令祠舊址以供奉尊像焉嗣劉體芳又於閣前建山門及雷祖殿閣後建斗姥樓文武帝君廟而供羅君繪像於樓下不

忘本也明末盧清閻又建東西兩廊鐘樓及門前石橋歷歲滋久鐘樓既圯其餘土木之工亦廢而不修國朝康熙戊申住持王清淵復鼎新之其詳載於編修蔣君繼軾所撰記中道光戊子蔡復基於閣之西偏建屋數楹以爲延客之地歲在辛丑蔡君弟子管本厚住持斯閣發願募修紳士既各釀金而鎮中貿易以豆市爲大宗復歲出贏餘以助葺理之費遂乃增修寶閣凡甌瓦甌甌之屬悉經更易嗣於己酉孟春髹漆裝彩煥然一新咸豐甲寅文淇寓居閣中管君以此次重修未有記文屬爲紀其年月因得讀編修所作之文編修謂三清虛遠上帝尊嚴閻闔天門虎豹蹲踞豈塵世所易瞻仰紫雲之閣碧落之城鳳宿鸞棲煙雲縹渺豈俗人往來之地惟耽虛好道之士歸宿此域亦修真養性之一助爾其說固當然余按錢少詹事

大昕亦嘗作嘉定集仙宮玉皇殿記其文有云釋氏奉佛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護法之列其言誕而難信唯道家以玉皇上帝爲天神之至貴者玉以言平德之至純皇以言平道之至大與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皇上帝者若合符節而復選高敞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巍巍峩峩昭布森列使人有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寡其過則與吾儒敬天之學相資而不相悖焉又謂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若求福於己瞻禮膜拜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三洞立教爲平等說法崇奉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當敬而從事於善知天之可畏而預遠於不善可以保身可以善俗其言尤爲篤實平近可謂感人而易入矣余避寇球上嘗往來斯地見閣外有蘆棚數十間棲止流民施粥施藥施棺皆鎮中諸紳士捐貲爲之者凡諸善舉大率

先集議於閣中而後行之昔少游記羅公之德政謂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又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瘡至不可勝計由斯以觀古今人何遽不相及之有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去歲粵匪寇揚城再至埭輒反無所騷擾故鎮中得安全無事謂非天之所祐所與不可余故舉少詹敬畏之說爲文記之以授管君使鑱諸石願諸善士之力行勿怠也管君字吟松工書善基本鎮人

青溪舊屋文集卷三

上阮相國書

儀徵劉文淇

前蒙示抄本宋揚州志五本其通州志一本內一卷所附雜詩皆係詠揚州者考通州在宋爲靜海軍不屬揚州且所附詩詞又有元明人廁其間必非宋人原本其重修眞州志一本係嘉定時所修嘉慶揚州府志云嘉定眞州志二十二卷今按抄本眞州志卷首有韓榘序係紹興眞州志序府志載韓榘紹興眞州志七卷其書久亡其序僅見于此又有永嘉黃氏序一篇係嘉定志序而志書亦未載志爲嘉定時所作而呂眞人祠堂記劉宰新翼城記放生池記皆寶慶間所作孫虎臣麗光園湖光亭記呂師龍重修學記乃咸淳間所作均在嘉定之後按隆慶儀眞志載

青集三

嘉定眞州志丁宗魏劉雲辭洪同修錄事參軍張端義補按府志眞州幕官有張端義寶慶錄事隆慶志凡例又謂眞之地乘宋嘉定有志寶祐有志寶慶寶祐皆理宗年號嘉定時所續載者或張端義所補歟原本廿二卷抄本僅六卷載六合儀眞事宋時六合隸眞州故也碑記二卷文章二卷城池一卷雜錄一卷碑記文章所載多府縣志所未載卽其所載者亦多刪節抄本均載全文又碑記文章均載撰人及書丹篆額姓氏年月後來府縣志皆削去書石者僅留撰人殊嫌未備眞州當南渡後爲戎馬之地城池守備尤爲緊要城池一卷所載案牘之文甚詳府縣志亦多刪節其廣陵續志一本府縣志藝文均無其目按抄本惟揚志書板中載有紹熙廣陵志嘉泰廣陵續志遺書中載有紹熙廣陵志序一篇抄本誤作紹興廣陽志嘉泰廣陵志序

一篇紹熙廣陵志十二卷帥守鄭興裔命州學教授鄭少  
魏江都尉姚一謙所編鄭少魏序云奉掇蒐獵于磨滅散  
亾之餘聚爲一書鄭興裔識其後云惟揚表裏江淮號今  
巨鎮乃闕斯文異時但抄錄聞見遇帥守視事之初雜實  
于簿歷登載不備無足取信乃屬郡博士鄭少魏附邑尉  
姚一謙搜獵訂正聚爲此書據兩鄭君之言則紹熙以前  
廣陵無志府志藝文有晉陽郭廷誨撰唐書藝文志作  
解題廣陵妖亂志三卷唐晉陽鄭廷誨撰唐書藝文志作  
郭廷誨惟揚志遺書內亦作郭廷誨廣陵妖亂志則府志  
書作廣陵志者非也書錄解題亦載紹熙廣陵志十二卷  
鄭少魏姚一謙撰此書久亾鄭少魏序謂凡所謂封域廣  
狹道里遠近戶口登耗土地生毓與古今之人物碑銘姓  
氏名賢之述作歌詠蓋亦揃備鄭興裔云事以類分各有

青集三

二

條目凡十二卷則紹熙志體例猶可想見嘉泰廣陵續志  
卽續此志爲之趙師翼廣陵續志序云閱郡圖志遺略太  
甚因屬臨江劉君昌詩會粹而續之書凡六卷又謂名賢  
之賦詠樂石之鐫刻文獻不足姑摭其粗以備後云今抄  
本廣陵續志不載撰人當卽趙君命劉昌詩所編者抄本  
六卷與趙序合御書詔敕一卷碑記石刻一卷上梁致語  
一卷詩詞一卷詩話詞話一卷城池一卷詩詞附儀真詩  
詞數十首小序謂儀真爲淮左勝地異時騷人墨客登眺  
于此者皆能寄興高遠發爲詞章表而錄之得數十首以  
儀真爲淮左勝地特載詩詞數十首其實真州在宋爲建  
安軍不隸揚州也詔敕碑記詩詞各門多載嘉定寶慶淳  
祐寶祐時事而末卷附家坤翁寶祐城紀事詩皆在嘉泰  
之後按寶祐志序謂前制參家寺簿坤翁嘗訂異舉遺則

嘉泰志中殆有家氏所續者嘉泰志作于嘉泰三年上距作紹熙志僅十四年所續六卷原不能多所增補然志中載嘉泰以後事頗多則亦非劉昌詩所編之原本也嘉慶揚州府志云寶祐惟揚志三十六卷無撰人姓氏舊志繫以鄭少微按鄭少微當爲鄭少魏紹熙廣陵志乃鄭少魏所作見于直齋書錄解題寶祐維揚志非少魏所作舊志繫以鄭少微誤矣今抄本惟揚志載有洪勳揚州府敘其敘略云賈公似道來制全淮爲言乘志軼書條貫靡竟盍爲董厥成勳不敢以諛聞諉戊午春成書若干卷戊午爲寶祐六年則勳所作之序爲惟揚志序無疑抄本作揚州府敘乃傳寫之誤洪序又云或表年以繫事或從類以別條訛者刊研闕者蒐補鋪觀往迹爰及邇年朝家建置州鎮興行人事物宜軍情敵變益以詳備亦可略見寶祐志

青集三

三

之體例矣又惟揚志雜錄內辨證揚州沿革云兩漢迄陳揚州所統非今州境已詳于郡縣表又雜錄中小序謂明辨以證諸實會粹以拾其遺亦與洪序表年繫事訛者刊研闕者蒐補之言合故知寶祐惟揚志爲淮南轉運判官洪勳所作無疑洪序不載卷數但云若干卷府志云三十六卷今抄本第有六卷首詔令一卷子目二曰歷代詔札曰敕令次詞翰二卷子目三曰遺刻曰遺文曰遺書而遺書之末又附書板遺文之中以序表上書簡啟墓誌爲次亦與洪序或從類以別條合次詩詞一卷無子目次雜錄一卷子目五詩話一詞話二牧守雜事三辨證四拾遺五次城池一卷敘歷代及宋城爲詳據雜錄序云寶祐所錄視舊略備然而今昔之詞章牧守之雜事明辨以證諸實會粹以拾其遺或可以資好事者之美談質傳聞之異辭

者謹不敢廢故敘之以雜錄終焉是雜錄當在卷末抄本  
城池在後誤矣統按嘉定眞州志及嘉泰廣陵續志實祐  
惟揚志三書體例略相似皆仿紹熙廣陵志爲之雖非完  
書然遺文軼事頗資見聞又所載詩詞最爲詳備大率隋  
唐以前本鮮于俊揚州集有宋一代本陳洪範揚州後集  
府縣志不載者多矣今以隆慶儀徵志校嘉定眞州志以  
新揚州府志校嘉泰寶祐二志其所失載及有刪節者俱  
下一籤謹將原書五本繳上並貢所疑伏乞誨政又前日  
辱示中統史記係以索隱散入每卷者以家中所有汲古  
閣索隱單行本楠爲校對頗有異同洵爲海內鴻寶惜卷  
帙太多不能一一互勘留十日略爲緝閱卽行繳上文淇  
所撰揚州水道記現又錄一清本作爲十圖已托友人繪  
畫先將書稿四本附呈鈞覽並希削定是幸

青集三

四

答黃春谷先生書

春谷先生閣下接讀手教雅荷倦倦維誦之餘具見大君  
子實事求是之意與誘引後進之心迥非流俗所能希冀  
其萬一大著四條旁通曲證妙義環生洵漆室之燈迷津  
之後也文淇於左氏學楠涉藩籬未窺宦奧書中所明四  
義皆蓄疑已久者僖三十年傳饗有昌歎自正義謂此昌  
歎之音相傳爲在感反而人不知昌歎之歎當音觸自玉  
篇以齣爲昌蒲菹而人不知昌歎之字本當作歎不當作  
齣段氏玉裁謂昌陽氣辛香以爲菹其氣觸鼻故曰昌歎  
於歎字之本字本音可謂明白了當而又謂歎與齣可相  
假借則猶爲玉篇所惑先生謂觸之字起于蜀蜀本有上  
觸之象加角則爲角之觸加欠則爲氣之歎說文解歎爲  
盛氣怒正是觸之本字觸行而歎始廢可無疑于昌歎之

歎當音觸矣謂齷以菴爲聲而卽以盛爲義與昌蒲菹義了不相涉可無疑于昌歎之歎本當作歎矣謂歎在燭部音觸齷在屋部音蹙其變爲在感徂感反實方音展轉誤會且假借之字但取同聲安有齷爲假字而反直據本字之義居然訓爲昌蒲菹者可無疑於歎齷之不能相假矣昔人謂不通假借而但泥古義不可以解古書愚竊謂但講假借而不明本義亦未可以解古書此類是也宣十二年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局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傅氏以碁爲毒直同鑿語杜氏訓碁爲教亦與情事不合說文引作楚人畀之黃顛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惠氏九經古義亦從說文而以傅氏爲非至杜氏謂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前人從未有正其誤者先生謂拔旆投衡自是兩事拔投互文

去此兩物則車輕馬便乃可得出若使置臥則旆愈橫長拖逼馬首勢更阻于帆風車陷而不能進正須多人助力移舉車上機礙重物以爲釋卸輕便之地卽今時道路陷車之情狀體會曲至可謂物無道情矣至衡旣脫去恐人疑無從縛軛則又引皇侃論語疏見雖去衡而軛亦可暫著于轅正來教所謂鉤隱使之徑通羃周務其隙泯也襄二十五年傳表溇鹵杜解溇鹵爲埆薄之地正義引賈逵說溇鹵也鹵地必薄意謂杜說同于賈氏文淇竊疑之說文鹵西方鹵也是鹵正訓鹵溇之爲鹵古無其訓卽溇可訓鹵而鹵旣訓鹵溇復訓鹵詞義重疊無復文理古人席鹵並言然東方謂之席西方謂之鹵席與鹵有分也鹵鹺並言然鹵銜也北方味也大鹵曰鹺鹵與鹺有分也溇鹵同訓爲鹵果何分乎推原賈逵之注當云溇鹵溇鹵也以

鹹解鹵而不解溇字意謂溇與鹵對文鹵為鹹薄之地則

周禮草

溇為和美之地以溇為和美人所易知故不言也

用黃輕

義所載古注經其剛節者不少此條溇鹹也三字必非賈

氏原文其剛節處雖無可考然按下文數疆潦賈逵以疆

韓謂字當作疆不加土

衍沃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每字各具一義其餘賈

氏無注按山林藪澤京陵隰臯每字異訓人所共知所謂

規偃豬者謂于豬水之地作戛即以受之町原防者謂于

豬旁平原之地作防以止之稻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鄭

原防規偃豬元謂偃豬者畜偃豬原防雖非對舉之詞亦

每字各具一義何獨溇鹵二字同訓鹹乎足知溇之訓鹹

斷非景伯之說况叔重本從賈逵受古學篇中所引左傳

青集二

六

大都景伯之說許冲序稱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

解字是說文解字一書皆折衷于景伯者若鹹為溇字本

義許君即當據以入說文今按說文于溇字下注云溇淥

也而不解為鹹則鹹斷非溇字本義若云假借則與溇同

音之字如廣韻所載常倫切十三字亦從無訓鹹者足知

景伯斷不訓鹹也顧亭林謂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溇

為何等之地而又引陸氏說謂溇鹵地宜鹹者則仍溇鹵

不分沈氏欽韓引廣雅云溇漬也謂席鹵之地沾漬故賈

逵轉訓為鹹則亦未知溇與鹵對文也先生謂溇為沃土

與鹵相反洵精確不磨之論文淇又就景伯本不訓鹹申

言之未知有當否也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

出杜注及正義皆不言楮為何物襄三十年傳取我衣裳

而楮之杜解楮為畜陸粲解楮為衣裳本于集韻集韻本

于漢書南越傳注褚衣囊也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祔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祔第言裝衣而不言爲何物則以褚爲囊橐者亦是望文生義先生謂褚卽厨後又加巾爲幘古時對與者同音儲儲義虛褚厨義實亦通論也至于旣優旣渥之訓妙于解詩形渥麗澤之文精于說易疾澣脛脂正鮑人之句讀訛謬涑渥沃釜駭晞氏之音訓混同語皆破的意豈索瘢而篇中大指謂凡字云以某爲聲者必兼其爲聲之字之義不徒聲也雖本說文某亦爲聲之例而特推廣究之尤爲前人未發之覆所示左氏四義文淇已摘入拙著疏證中謹將原書奉繳天暑不敢上謁惟爲道自重不宣

附來書

黃承吉

月前三復大著深佩服微使南北朝之學不終見覆卽

青集三

七

左氏傳之義可衆共尋意者一見一否之衆於此而復挹也其書近類樸遯實懷紆紆不似蒐輯諸家僅窮可見而已近時金谿王謨集漢魏遺書功等匡續服賈劉衛亦掇數編然彼書循古籍之轍庶幾守聞此書伐正義之藩斯云作者矣僕因製序併檢諸帙在旁五日忽雨不果弔屈適取顧氏一種析觀觸有謬見於是擲管抒臆輒明四義遽累多辭良以鉤隱使之徑通羈周務其隙泯亟圖隅反深謝校磨非可遺爲後塵正以乞之先路而攻石未錯疑竇更滋遂復就許君之單辭窮諸籍之微義申之浹日又積萬言夫其詰渥爲霑小大皆由天象以瀉爲淥出入已盡人爲一字之通周乎覆載而僕謂形聲之字右旁匪直爲聲斯解經無外之鑄局爲說文未發之宦奧蓋字從言起言自性生非耳喻何

由結繩不口區奚以類物聖人制器尚象百姓與知與能莫不主之若乃釋名所載異字同聲虎通之詮隨文作義迥非斯術夫豈達塗就使窺見一鬻躡其寸縷而沿溯未極辨認終疎要以張柅爲萬帛之統綱得筏卽千航之津渡會其體要則可使解顏相助聚訟胥捐若更深以方音豈猶迷夫小學而蹉跎暮齒白駒之隙不留猗違後生馬牛之風奚逮繭室自蔽著書無成雖欲紬繹不可得已乃者論深造則聽者皆倦導浮慕則謀夫孔多斯又一握爲笑振古如茲者也足下前世光伯後來道原榆棗洽其功深風雲互其氣厲屬當前之樸學豈非能賢有如斯之穎門所屆莫量如何十稔旣覲一筭未傾徒令懷伐木之實繁歎漸醴於往昔意如吾友其人其人者不可復覲然而山鍾川毓鄉閭已謚名

青集三

儒日居月諸堂室須登繼者夫名物所證乃闔闢之維模範苟存卽方圓之本由斯以況則今之僑胎非君其誰罄折肱之良援交臂之失冀此時矣且知言必先訓詁識字豈外經綸肩有替勝顧而一鞭洵乎恃君爲質勿以弁遺亦云微子之故非有璞進至于言之慕盡則待易燭而規我也草錄一冊愧蕪蔓之甚蕪切教之承

吉頤首

與沈小宛先生書

小宛先生閣下文淇駑鈍無似于學問之途未窺涯涘然側聞先生緒論及拳拳誘掖之盛心稍知感奮不敢自棄前歲得尊著左傳補注已錄副本披尋再四竊歎左氏之義爲杜征南剝蝕已久先生披雲撥霧令從學之士復覩白日其功盛矣覆勘杜注眞覺疥癩橫生其稍可觀覽者

皆是賈服舊說洪稚存太史左傳詁一書於杜氏勦襲賈服者條舉件繫杜氏已莫能掩其醜然猶苦未全文淇檢閱韋昭國語注其爲杜氏所襲取者正復不少夫韋氏之注除自出己意者餘皆賈服鄭唐舊說杜氏掩取贓證頗多竊不自量思爲左氏疏證取左氏原文依次排比先取賈服鄭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襲用韋氏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皆左氏一家之學又如周禮禮記疏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以爲注而爲之申明疏中所載尊者十取其六其顧惠補注及王懷祖王伯申焦里堂諸君子說有可采咸與登列皆顯其姓氏以矯元凱冲遠襲取之

失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至若左氏之例異於公穀賈服間以公穀之例釋左傳是自開其罅隙與人以可攻至春秋釋例一書爲杜氏臆說更無論矣文淇所爲疏證專釋詁訓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其左氏凡例另爲一表皆以左氏之例釋左氏其不知者概從闕如杜氏以經訓飾其奸邪惠定宇微發其端焦里堂六經補疏以杜氏爲成濟一流不爲無見然以杜氏之妄並誣及左氏則大謬矣近今爲左氏之學未有踰先生者文淇鑽仰有年草稿粗就期以十年之功或可成此但學識樛昧尚希有以教之至新舊唐書考證向亦粗具條目垂諭殷殷敢不黽勉俟左傳卒業卽肆力爲之先舅氏曉樓先生所著書最精者莫如公羊禮疏誠如來教所云但此書博引舊說無所引申恐後人有襲取之者極知先生不喜公羊然先舅氏一生

勤學非先生孰表章之倘能賜序一篇幸甚伏乞鑒察不  
宣

與劉楚楨書

一千其冊表卷又皆長餘遺頗大兼劉楚楨書

楚楨足下前以拙著左傳舊疏考證奉質承荷校勘謹嚴  
精確獲益良多惟隋志亡書爲正義所引者弟據以爲非

唐人此確有關係據唐書貞觀三年魏徵監修隋書又奏

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三人同撰徵爲其序論貞觀十年

則二十又云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爲祕書監

請購天下書據開府元龜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

書手按徵本傳貞觀三年爲祕書監虞顏貞觀七年爲祕

書監祕書少監是時方購求遺書冲遠又預修隋志豈有

私家自見其書乃不上官局而又於志內云李巡等注已

亡揆之事理必不其然至來教謂爲闇記按新舊唐書僅

青集三

十

云闇記三禮義宗不言其他且疏中所云亡書不下二十  
餘條豈皆闇記又既能闇記卽何不錄出副本上之如謂  
慎疑而不上之於官則正義亦官書胡不慎疑而乃載之  
也至謂冲遠與光伯同時光伯所見之書冲遠亦無容不  
見是已然隋亡之後典籍缺如冲遠等作隋志已云所存  
者十之一又唐高祖太宗兩下詔求書亦皆以亂後亡失  
故求之極殷雖同時習見之書而不能無昔存今亡之慨  
亦載諸正史可考而知冲遠學識無媿通儒然此書乃未  
成之作又經後人刪竄多失其真且冲遠在時馬嘉運頗  
駁正其失當時服其精博是其書在唐初已有疑議矣自  
來官書成非一手其剛定者又皆身領數職或兼修數書  
如左傳疏隋晉五代書冲遠同時修期限迫促難免疏漏不能如士子閉戶  
纂述瞻前顧後積數十年精力而成故無大疵謬也拙著

首卷兄粘簽處慎翁贊歎謂語語允當可稱良友直諒之義吾輩共勉爲之

與王子涵司馬論修縣志書

竊惟修志一事先定體例而體例之定須將所有舊志參互考覈擇善而從現修儀徵新志以嘉慶府志爲法分門別類略仿其例誠爲盡善然亦有當議變通者府志以嘉靖維揚志爲最古阮太傅處藏有一部癸卯年燬於火世間遂無其書前此修府志時採用雖多然散見各門其原書體例無可窺尋考古者深以爲憾儀徵舊志除陸志顏志外康熙三十年馬公章玉續修之胡志已不可多得文洪訪之郡中藏書家得康熙七年胡公初修之一部又得雍正初年李公所修之一部皆阮太傅所未見者舊志之難得如此嗣又覓得隆慶申志一部揚州府屬八縣江都爲附郭首縣而縣志僅有國初所修者絕無明代之書而儀徵則有隆慶志誠不可不愛惜之也太傅前撫浙江時顏公修志請定凡例太傅勸其存留舊志續修數卷又屬江鄭堂先生別爲校補陸志一冊附於顏志之後及文淇館於太傅處亦嘗論及修志之事謂不可掩蔽前人此次修志擬推廣其意而變通其法現所修各門首隆慶申志次康熙胡志次康熙馬公續修之胡志次康熙陸志次雍正李志次嘉慶顏志次今日新增其有爲各志所無而此次新增者如鹽法事略之類不妨照府志等書新立一門而注明其故文洪前開鹽法志所加籤條亦謂當採申法一門惟陸志顏志原列於官署門及佚官門前此曾致者不必移入鹽法當注明互見以存其舊耳書局中與諸君子商酌第約略言之今特細爲剖析如能條列各志於前有五善焉書莫善於存古古書存世頗少

邑志之舊者更少隆慶申志康熙胡志實爲不概見之書更數十年後恐此二書亦難於永存卽存亦若滅誠以原板久失邑中人士不能盡見其書也今將申胡各志彙列於前後人讀新志者卽可得此二書之崖略則申胡二志雖滅猶存馬李陸顏四志亦並傳不朽其善一也事莫貴於核實邑乘之得失必具列其書而後可知若空言某志善某志不善其得失之故不能明也今詳列其書逐條核對而得失自見卽如田賦門申志載洪武戶若干若干若干但言永樂至正德戶口各有增減陸志因之以申志核之則不知永樂至正德戶口之數無增今列申志原文於前而注明胡陸二志所改者於下則胡陸二志之得失見矣人物門胡志所載最濫如廣陵鄉遂監行收入不知江都亦有廣陵鄉也今詳載胡志原文而加按語於後則申志之所以不采陸志之所以既刪二志之謹嚴見矣既不掠人之美亦不爲人受過其善二也修志之法貴精密而戒複漏聚則易精易密散則

青集三

三

易複易漏若將各志析散另編恐或有新志本於舊志而采新遺舊者亦或有新志詳於舊志而采舊遺新者且恐有彼此俱遺及彼此複見者縱悉心考核難保無疎舛之虞今條列各志於前則無重複遺漏之弊其有詳略互見者不妨隨條附注以求精密其善三也凡修書固不貴於速成然亦不可遷延以致半途而廢目下志局所捐經費已極艱難加以城郭被水辦理賑務捐項斷不能加多而同局諸君子率多寒素皆有館事羈身若另立規模必致曠日持久今以前志爲主後志與前志同者無庸複述惟遇有詳略互異者然後注明似乎剋期可成事半功倍其善四也夫作事期於易成而立法貴乎能繼歷數十年後地方情形固有今昔之不同而邑中文蔚起其應紀載者必逐漸加多若不隨時纂錄恐年代久遠必有湮沒不

彰之患各地方修志鄭重遲延者多因經費難籌誠以續修一志必另開生面故築室道謀事大難舉若新志井井有條作法貽後閱數十年如有續修即增補數卷附於新志之後則易於集事無用更張觀今日之力存舊志知後日之必存新志後之視今不異今之視昔其善五也且地理志以漢書爲最古其首列禹貢全篇次列周禮職方氏一官然後述漢時疆域此卽新志備載舊志之例後此郡縣志用其例者如元至順鎮江志各門每先引宋嘉定志是古人已有成例並非自我作古或有嫌其沿襲無所改作者然以各志互相參考加以釐訂並非徑錄舊文况舊志新增分析登載其注明以上舊志者足以見諸君子編次之精根據之確其注明以上新增者足以見諸君子搜羅之廣纂輯之勤則沿舊者不啻更新而新采之功更著矣又或疑年代先後閒有倒置者然嘉慶揚州府志列女一門有年代在前而反列於後者實以前次修志時漏未登載後次續修始經補入故耳府志既循舊志次序登載則縣志亦不妨仿此矧正史之中如後漢書內卽有補前漢書之遺者仍復各自爲編不相牽涉則時代之說亦不必過拘也以上諸條皆管見所及伏乞核定後飭小史別錄一通遞至書院就正同局諸君子是禱

青集三

三

青溪舊屋文集卷四吳霸王共濟一賦此亦事類之類

項羽都江都考

儀徵劉文淇

前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

毛本荆下衍州字非也荆謂劉賈國

更名廣陵領縣四廣陵江都高郵平安據志則江都郡乃

景帝所立其以江都名郡者以郡有江都縣也顧廣陵之

名已見于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此人所共知

而江都之名景帝以前未之前聞今按史記秦楚之際月

表知江都之名項羽時已有此縣

太平寰宇記謂漢景帝立江都遂因國以立縣

也非月表分二十一格第一格載義帝事第二第三格皆

言項羽事第二格言諸侯尊懷王為義帝西楚伯項王籍

始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都彭城第三格言項籍自立為

青集四

西楚霸王都江都以下十八格分言十八王所都之地史

記高祖本紀義帝元年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

楚地九郡都彭城以下紀十八王所分之地四月兵罷戲

下諸侯各就國項羽亦于是月出關使人徙義帝于長沙

郴縣是義帝之徙郴縣亦在四月也項羽本紀亦言項王

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而月表第二格言項羽

都彭城第三格言都江都者江都乃項羽初都之地也懷

王初都盱台後徙盱台之彭城項羽于義帝元年正月猶

在關中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是時雖有都彭城之意而

懷王尚在彭城故先以江都為都羽本紀云漢之元年四

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長沙郴

縣是羽于四月始都彭城且懷王未徙郴縣之先彭城方

為懷王所都羽豈能與懷王共都一地此亦事理之顯然

可見者故知江都爲項羽初都之地也羽雖未至江都然先議所都之地實在江都太史公于羽本紀直言都彭城不言都江都所以紀其實月表兼載都江都所以存其名此月表紀項羽事所以獨立二格一載都彭城一載都江都也此正史公體例之精若所都之地無先後之分則月表不必立二格矣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紀項羽事第立一格言都彭城從其略也必知廣陵江都爲項王所分之地者史記羽本紀謂羽王梁楚地漢書高祖本紀五年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張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呂北至穀城皆呂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從之羽死漢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恤楚眾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

音集四

二

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呂少擊眾數破楚軍其呂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是以羽之楚地分信羽之梁地分越也高祖本紀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執之上還至洛陽赦韓信春正月韓王信等奏請呂故東陽郡治廣陵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呂錡郡辟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楚王交傳高祖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是又分韓信所封之楚爲二國而呂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即會稽郡爲荆國也黥布傳布發兵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高祖本紀十二年詔曰吳王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既亡後朕欲復立吳王乃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立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所謂三郡五十三城者卽賈所封故東

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也江都易王非傳初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吳故國子建有罪自殺地入于漢爲廣陵郡廣陵厲王胥傳武帝元狩六年立爲廣陵王前漢地理志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由易王厲王而上溯之吳王濞所封之地因荆王賈賈因楚王信信因項羽有明徵矣灌嬰傳齊地已定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于魯北破之前至下相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呂東則廣陵爲項羽地尤爲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之確證或問曰廣陵爲項羽地信已第前志云高帝六年屬荆不知未屬荆之前廣陵江都二縣究屬何郡曰是則水經注言之矣水經注淮水篇云淮陰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下云楚漢之間爲東陽郡

青集四

三

高祖六年爲荆國十一年爲吳然則廣陵江都二縣楚漢之間屬東陽郡太平寰宇記謂揚州在楚爲九漢書地理志雖無東陽郡而高祖紀云呂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荆王是楚漢之間有東陽郡矣文穎注東陽今下邳文穎後漢時人按後漢書郡國志下邳國武帝置爲臨淮郡是後漢之下邳郡卽前漢之臨淮郡亦卽楚漢之間東陽郡也前志臨淮郡有東陽縣焦氏里堂謂東陽郡自治廣陵廣陵爲附郡之縣東陽縣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治東陽其論甚覈而項羽之都江都自來方志諸書皆未之及幸賴月表有此一語余故廣引史漢諸書證成其說似足以爲江都最先之故實矣又按史記貨殖列傳云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項羽本紀

云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注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卽據貨殖傳而言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而東海吳廣陵諸郡亦羽所分之地唐人之詠廣陵者每以西楚稱之司空曙送鄭況往淮南詩云西楚見南關韓翃送友之揚州詩云綠樹叢垓下青蕪潤楚西詠揚州而專及羽事又嘉靖志載隋彭城閣引大業雜記注云舊爲彭城鄉煬帝因地以名閣揚州而有彭城鄉是皆因江都爲項羽地故有西楚彭城之稱也

附跋

劉孟瞻明經文淇作項羽都江都考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第三格知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江都然則項羽曾以江都爲都是秦楚之閒早有江都之名非始於

青集四

四

景帝矣此說甚爲新異可喜及檢新揚州府志沿革建置門有雙注云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有項羽都彭城一本又云都江都考諸書無羽都江都之事殆傳刻誤此蓋嘉慶年間修志者見有無江都之本而致疑也

明人程正揆所刻張守節正義本月表脫去都江都三字余檢至此亦爲之疑因思余家

文選樓有舊本史記檢之則是元中統二年連索隱之

板明明有都江都一事爲之大快然則府志所云有江

都者古人之遺無者爲妄人削去也元中統與宋理宗

時相值則與宋板無異

桓字缺筆世所習也此書古色古香恐勝

於今單行索隱之處尙多俟再校之因復思古人如項

羽者滅秦封漢氣蓋一世快意之事正在爲霸王都江

都之時而江都王者以項氏爲最先乃此事黯然不彰

縣縣欲絕幸賴明眼人於旁行斜上蠅頭細書之月表

識別而出而又得此霉爛蠹蝕五百餘年之故紙爲之  
確證所以古本之可貴如此

駁全謝山九郡荅問

經史荅問謂項羽自據梁楚地九郡九郡從無數之者據  
班志數秦置三十六郡之目秦于楚地置十郡則項王所  
得楚地凡六郡曰漢中以封高祖曰九江以封英布曰南  
郡以封共敖曰長沙以爲義帝都而項王所得曰東海曰  
泗水曰薛曰會稽曰南陽曰黔中是也秦于梁地置三郡  
則項王所得梁地凡二郡曰河東以封魏豹而項王所得  
曰東郡曰碭是也全氏謂秦于楚地置十郡以南陽爲楚  
地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徐廣  
曰河內修武古曰南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荊州之  
南陽郡本屬韓地據徐廣所說荊州之南陽郡乃韓地而

青集四

五

非楚地秦本紀又云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此南  
陽郡自是秦所得韓地元和郡縣志鄧州云禹貢豫州之  
域周爲申國戰國時屬韓蘇秦說韓惠王曰韓西有宜陽  
東有穰洧是也漢志南陽郡有穰縣有新野縣元和昭襄  
郡縣志洧水西去新野縣二百步  
王取韓地置南陽郡以在中國之南而有陽地故曰南陽  
三十六郡南陽居其一焉漢書地理志云韓分晉得南陽  
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則南  
陽郡爲韓地無疑全氏以爲楚地誤矣秦之黔中郡爲漢  
之武陵郡山深水急蠻戎所居實惡地也項羽必不以自  
封且全氏謂秦于楚地置十郡按漢書地理志云楚地翼  
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  
汝南郡皆楚分也長沙南郡漢中三郡爲秦置汝南江夏  
桂陽武陵四郡爲高帝置零陵一郡爲武帝置全氏謂秦

于楚地置十郡而又以漢所置之五郡充其數其說非也  
項羽所封之梁地舊爲宋衛兩國之地漢書地理志云宋  
地房心之分壑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  
須昌壽昌皆宋分也後爲齊楚越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  
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地理志又云衛地營  
室東壁之分壑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  
歌皆衛分也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亾其旁邑獨  
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于野王若夫魏所封之  
地則地理志云魏地崑觶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巨東  
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疆新汲西華長  
平潁川之舞陽鄆許僞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  
皆魏分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  
一號爲梁按魏惠王徙都大梁之後河東地漸入于秦漢

青集四

六

書魏豹傳其兄魏咎陳勝立咎爲魏王章邯擊魏王于臨  
濟咎自殺豹後徇魏地下二十餘城立爲魏王豹引精兵  
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迺徙豹于河東都平陽  
爲西魏王則羽所欲據之梁地不指河東若以魏初封之  
地言之則魏所得之地亦不僅河東全氏謂秦于梁地置  
三郡曰河東曰東郡曰碭者其說亦未詳審全氏謂九郡  
之中有東海泗水薛會稽南陽黔中東郡碭尚少一郡欲  
以史記楚郡足之故其說云史記秦初滅楚置楚郡次年  
置會稽郡而班志于楚郡不書乃知其有漏也蓋秦之先  
得楚地而置郡者曰漢中曰黔中曰南郡曰南陽南陽非楚地詳  
見在末滅時及滅楚但置楚郡所統甚大次年乃盡定百  
越而置會稽然楚郡所統過廣故分而爲九江爲長沙爲  
東海爲泗水爲薛而楚郡但統淮陽一帶班志失之則九

郡之數不足今以楚郡益之適得九郡之目按史記楚世家云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裴駟集解引孫檢說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秦郡據孫檢所說則楚郡當作秦郡王翦傳大破荆軍荆兵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亦不言爲楚郡也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皆言荆而不言楚金氏榜禮箋云史記正義云秦號楚爲荆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楚世家所謂滅楚名者如此秦諱楚滅去楚名其不更取楚名郡審矣史記注引孫檢云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

爲三郡據此則楚郡乃三郡之譌按金氏謂孫檢說以楚地爲三郡雖不知據何本然謂滅去楚名必不更取楚名郡其說甚覈詩小雅漸漸之石疏引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州是漢人已有此說王翦傳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是徐廣之注史記亦有此說不始于張守節正義通鑑始皇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胡三省注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鄣會稽三郡按胡氏謂滅楚之時暫置楚郡亦屬臆說其以九江鄣會稽三郡爲楚地不誤始皇本紀謂項燕反秦于淮南王翦遂定荆江南地九江淮南地鄣會稽江南地也越世家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是會稽郡之地亦楚地也全氏謂會稽不在

楚郡之內其說亦誤全氏既以九郡之內有楚郡而又不  
能實指其地因謂楚郡但統淮陽一帶按元和郡縣志陳  
州秦滅楚屬潁川郡漢高帝分潁川置淮陽國則是淮陽  
一帶乃秦之潁川郡也秦既諱楚必不置楚郡余既考定  
項羽九郡檢經史荅問覺全氏九郡之說有所未安因復  
爲詳辨之

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吾友竇應劉君楚楨就館郡城於嘉慶戊寅攜家來揚道  
光壬午還竇應癸未遷儀徵丙戌又由儀徵遷揚九年之  
間凡四遷此江淮泛宅圖所爲作也圖成卽屬余序余諾  
之而未果作壬辰冬楚楨復攜家歸竇應而獨來郡城舍  
館他氏屢責前諾余不可無以應之也余弱冠後與里中  
辯子韵涇縣包季懷包孟開旌德姚仲虞丹徒柳竇叔泛

青集四

覽經史楚楨因余得與諸君交相與切磋爲友朋之極樂  
未幾而季懷子韵先後奄沒仲虞孟開竇叔又各反里門  
惟楚楨嘗客郡城中間移家與余鄰者且七年朝夕相見  
兩人相資益者實多楚楨嘗與余約各治一經楚楨占論  
語余占左傳以論語皇疏多涉清玄邢疏更鄙陋無足觀  
而何氏集解亦採擇未備左傳賈服舊說爲杜氏所乾沒  
者不少唐人又阿杜注而攻賈服皆爲鮮當因各爲二書  
疏證蓋爲是約十餘年而未有成書過從時嘗以是爲歎  
顧楚楨奔走長途浮家南北又身羸多疾其作輟也有故  
余自嘉慶庚辰一遊京師卽杜門不出無僕僕道途之勞  
身又彊健而亦無所成就且楚楨編輯論語之餘已成竇  
應圖經漢石例各若干卷博而有要好古者已傳抄其書  
余則左傳之外別無事事猶時作時輟此則重余荒落之

懼者也楚楨既誣諉作序余因述曩時之約如此雖非圖中之意其亦楚楨意所欲言而感歎不能自己者歟

梅蘊生載碑圖序

唐肅宗至德元載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治廣陵江淮租賦所出多名珍異產而榷鹽之事亦兼隸焉陳少游為節度請本道鹽價每斗增百錢王播為節度攜鹽鐵印赴鎮財賦之雄甲于天下其辟入幕府者類多英俊奇特之士而寓公過客亦莫不爭先禮致其所請作碑版文字一字之價輦金如山雖一時風尚使然亦足見當時物力之饒與人情之寬綽也代宗時陳少游為淮南節度使其人至不足道其時田君侁為討擊副使蓋幕府之重職身沒之後同寮兵曹參軍桑叔文為之志墓騎曹參軍儲彥琛書石田君於史無所表見桑儲二君在當時亦無知名經今千餘年碑始出

青集四

九

土而吾友梅君蘊生載之以歸至是人間始有拓本一時名公碩彥爭為詩歌以志其述蓋入重二君之詞翰因並重田君之為人而流連歎慕如此古人圖不朽之名必求文字以紀之金石以永之者良有以也今鹽法敝壞久矣前此當事者歸咎于用之不節裁減浮費四方游士固已裹足不前近則益見支絀司事者日救過不暇給昔所謂脂膏之地者今則望望然去之而不敢嘗鼎士之生斯土窮困而無所告也亦其宜矣蘊生文藻優於桑儲閉戶蕭然發言莫賞比出斯圖屬題率筆書之亦冀後來者有感於斯文也

除夕同舟守歲圖序

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前歲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歲除之名始于此其夕即謂之除夕六朝以前除夕見于題

詠者甚鮮間有一二作者如宋張望有蜡除詩梁庾肩吾  
隋薛道衡均有歲盡應令應教詩然皆不名爲守歲守歲  
之名始于唐太宗徐堅初學記載其二詩其一詩云共歡  
新故歲迎送一宵中又一詩云對此飲終宴傾壺待曙光  
則亦如今之俗達旦不寐矣其後蘇東坡又因守歲廣爲  
饋歲別歲詩三首以寄子由時東坡官于岐下歲暮思歸  
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以寓慨其饋歲詩云亦欲舉鄉風  
獨唱無人和感子由不在側也道光癸卯冬十二月余與  
楊季子暨王君西御旬生昆仲于役袁浦回里時恰值除  
夕泊舟寶應之汜水鎮西御作詩並命其子瑟雲繪圖紀  
事夫西御之詞亞於玉局旬生之學不後穎濱矧疇昔之  
會無兄弟離別之苦有友朋相聚之樂視東坡酸鼻獨吟  
者其境固不同矣昔晉嵇含有娛蜡賦其序云大蜡之夕

青集四

十一

雖天下同有攜金蘭以齊馨利貴得意以遣榮勢孰我尙  
哉竊謂此役方之嵇生可以無愧宜西御以此自豪也西  
御作此詩卽屬余序之余諾之未果作戊申十月同人又  
有袁浦之役舟次邵伯者三日西御續作一詩來責前諾  
余以傭書少暇未能應命歲暮歸來稍得餘暇薄田數畝  
已納官糧館穀所餘聊資卒歲旣無租吏之催何必謬臺  
之避惟茲宿諾久未能償又逼歲除皇然負疚吮墨伸紙  
拉雜書之以呈西御正當柏酒初開之時辛盤乍薦之候  
西御覽此當滿飲一巨觥也

送李方赤太守序

道光十有八年夏四月辛亥坐補常州府知府諸城李公  
權守揚州至秋七月戊申公卸事去莅任才百有二十日  
而下車之始卽值郡試凡三十日而竣事公乃大署其門

曰凡生童來謁者門吏隨時通報毋少稽留以故懷藝求見者踵相接公優加禮待談藝之餘訪問地方利病有當興革者立見施行其爲民謀也如謀其家事其誘掖董率也如慈父母嚴師保之教誨其子弟慈祥而齊邀父老讀公告教之文歎爲數十年所未見向之市豪爲民害者累足屏息惟恐公之廉知卽其甚黠者亦匿迹鄉曲不敢顯然犯公之禁令甫及一月頌聲四起而公顧歉然不自足曰凡吾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甚多卽吾所已爲而爲之未慊吾意者亦甚多吾方自愧不暇而又何頌焉嗚乎古稱循良之吏其所設施者必相其緩急次第以布之舉凡重農桑興學校懲奢侈禁游惰緝盜賊清獄訟其施之也有本其爲之也有漸類非旦夕所可奏功以公深於經術達於治體令得久於其任凡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皆得有所

展布而不難蘄至於古之人宜乎公今日歉然有所不自足也然而民已謳思不能忘非公至誠有以感人烏能深入人心而使人戀戀若是先是代者未至民宣言曰公實授揚州矣或曉之以坐補者必俟原缺則又曰新太守至公留揚郡辦矣愚民無知識好爲議論率多可笑然而揚人愛公之意不可謂不厚矣古之郡守有實惠及民民不忍其去於其受代也詣闕乞留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不憚千里相率而至上之人亦每從其所請後世人心不古或有涉於詐僞者茲制遂革今觀揚人愛公之切令古制得行其有不寒裳而思借寇者哉雖然公之所以曉吾民者諄切詳盡民卽不能留公果能奉公教令以善其身則無異公之常在揚也文淇辱公之知於公之行也不敢爲華辭謹述揚人戀公之忱與公之嘉惠揚人而歉然不自足

者庶幾有富於公意也夫

桃花庵展上巳會序

楔飲之事由來尚矣劉楨魯都賦云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被除國子水嬉此秋楔也而春楔爲盛禮傳云仲春之時於水上覺潔此春楔也而上巳之楔爲尤盛續齊諧記載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摯虞對以平原徐肇生女不育固爲不經束皙對以周公飲洛羽觴隨波秦昭置酒金人捧劍其事於他書未之見恐亦哲之飾說按風俗通義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楔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外傳云三月桃花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齊書禮儀志云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竊謂韓詩及風俗通所言祓除之義傳

青集四

十一

之自古而齊志所謂祈年亦有合於古者爲民請命之意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鄭司農謂順祝順豐年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祝有六而爲民祈年者居其二蓋古者劭農重穀如此故於上巳之時除其災惡而迎其嘉祥後人不察以上巳爲遊豫之令節抑亦務末而不尋其本也道光己亥三月四日太守李月汀先生以公事來揚州其弟子趙子新沐王仰賢家模姚惠伯志僑黃靜川高錢備卿文份郭星白庚吉李楚珍珩方肖圃鼎銑請公遊桃花庵爲展上巳之會公去歲權守揚州前後僅六月政教肅清民懷其惠公眷念揚人於坐間詢問民生疾苦甚至揚州當鹽筴彫敝之後辛壬之歲繼以水災困苦極矣幸頻年豐稔小民稍得贍其家室故望歲甚殷與疇昔富贍



青溪舊屋文集卷五

儀徵劉文淇

今文尚書論文序

高郵孫寶田先生著今文尚書論文二卷其從曾孫研芝明經復輯國朝諸儒考證名物者附注於後而屬文淇爲之序昔劉知幾謂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代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然今文二十八篇辭多古奧粹萃先儒之評尚書者分繫各條之後初學得此熟復之則難讀者易讀矣或謂唐虞三代之書不可以後世文法論之然楊子法言謂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此卽論文之權輿也推而上之如尚書大傳所引孔子之說謂書有七觀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亦惡得謂非評騭之辭歟先生之考比部君著有檀弓論文已列四庫全書存目中今先生著此書以繼承先志又得研芝博引經說以附益之可謂論文而兼詁經之體矣其但論今文而不論古文者先生曩著古文尚書證疑四卷極辨古文尚書之僞故不論也

朱芷汀夏小正正義序

朱君芷汀道過邗江出所著夏小正正義見示徵引極博折衷至當其中最精確者如謂經傳之分不自傅崧卿始引康成月令注陸璣詩疏以證之農緯厥耒謂緯不訓束當從說文作鞅祭耒用暘從說文齊民要術不从金仁山灌鬯之說南門正傳大正所取法從洪氏震煊之說而不從惠氏孔氏之臆說匱之興五日翕望乃復引淮南說林

訓以證三十日而伏又引詩一之日二之日以况經之五日卽十五日不言十五日避不成文初昏織女正東向引堯典宵中星虛證夏時星象與堯典時合从戴氏而不从孔氏雀入于海爲蜃引說文蛤千歲雀所化以證傳非常入之義十月南門見引開元占經證再見一正之文相應而駁洪氏非一星之說凡若此者俱實事求是不主故常洵有功於經學也

凌氏叢書序

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行口說漢崇儒而立學官鄒夾二氏俱亡佚於建武嚴顏兩家均淵源於董相瑕邱屈而學聿興張湯傳而道益顯其由博士爲丞相以經義斷庶事者賢良三策決獄十卷不啻爲之指南導以先路厥後鄭衆舉十七事賈逵作四十

書集五

二

條咸難公羊以崇左氏而張霸仍授樊侯之書何君復述李育之義竊悲二創覃思三闕守羊弼緒說依子都條例三科九旨以經之七等六輔以緯之墨守之稱良不誣矣學海之譽諒非徒爾世不能考其聲音訓詁與夫典章制度但詆其爲漢制法以緯汨經幾何不以春秋爲司空爰書邵甫爲公羊罪人乎乃若汜毓釋疑之篇劉兆調人之作欲殊塗而同歸究南轅而北轍然則隋志所云公羊之學至晉但試讀文今殆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已舅氏曉樓先生專治公羊謹守家法嘗以董子之書合乎聖人之旨深悲其生見嫉於主父沒被詆於劉蘭又其甚者謂繁露之名取象古冕玉杯之例殆等連珠厚誣古人貽誤來學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爲其郡人故其箋詩不忘崇敬此則懷蛟徵夢下馬名陵式祠堂

于舊治想警效於遺書斐然之思不能自己者也又以公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考禮則略遂乃覃精研思遐稽博覽著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說一卷馮君章句旁通禮經糜信漢議獨理何氏方諸前賢如合符契若其暴桑周狗伏雞搏狸大義無闕識小斯在僂疾黨所踊上鑿行咸屬方言俱非雅訓亦必疏其由來爲之左證作公羊問答二卷荀慈明之問徐欽王愆期之答庾翼昔有其書今存其目舊疏自爲問答茲篇蓋仿其例凡以尊揚古義遵守舊聞文淇賦質禱味莫測涯涘猥忘譎陋重荷誣諉但乏孝綽之奇作未許同遊試元幹之藏書或堪授讀云爾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六朝諸儒說經之書百不存一使後人略有所考見者則以唐人正義備載諸儒之說也然唐制試明經一依正義

青集五

三

非是黜爲異端遂使諸儒原書漸就亡佚故昔人謂唐人正義功過相等世知孔冲遠與諸儒刪定舊疏非出一人之手又永徽中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知非孔氏之舊至於舊疏原文與夫孔冲遠等所刪定于仲謐等所增損者雖復覺其踏駁概謂無跡可尋近人有以舜典呂刑疏中兩引大隋謂非唐人之語然僅此孤證於全書體例未嘗細爲區分文淇質性駑鈍年二十始從友人所借得毛氏疏手自繕寫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近讀左傳疏反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議也文十二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原本出劉累

插注此辭將以求媚於世此疏未著何人之說無以知爲光伯語及檢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於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則前疏爲光伯語顯然可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疏云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旣輯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卽功成之驗也此疏似前爲唐人之說及檢詩關雎序疏文義與此大同惟刪去劉炫又云四字據詩疏知此疏皆光伯語據此疏知詩疏皆非沖遠筆也約舉二端足見唐人勦襲之跡已然按孔氏左傳疏序云其爲義疏者則爲沈文阿蘇寬劉炫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蹟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攻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旣云據以爲本原非故襲其說又序以旁攻賈服爲非而疏中攻賈服者正復不少豈孔氏旣斥其非而復躬犯其失光伯亦攻賈服非止蘇氏序稱辨博寡儔卽指疏中駁正賈服者光伯之疏本名述議隋經籍志及孝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雖指孝經述議而言其餘詩書及左氏傳光伯皆名述議應亦述其義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而或引申其說或駁正其非永徽中將舊疏姓氏削去襲爲

已語便似光伯申駁唐人將謂光伯述議在唐人正義後  
平唐書孔穎達本傳云本名義贊後詔改為正義今左傳  
疏間有刪改未盡言今贊者元年襄元九年十即是義贊

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其言今贊皆在舊疏之後而別為  
一說又疏凡云今刪定知不然者斯則沖遠之筆與序奉

勅刪定之言合其無刪定之文必是光伯原本足知勦襲  
舊疏斷非沖遠之意而出于永徽諸臣之增損也又按唐

會要云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馬嘉

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詳定會要不載詳定年月據孔氏

人覆更詳審知永徽三年詔太尉趙公無忌等穎達本傳

等就加刊正四年進之頒于天下以為定式然則沖遠受

詔刪定在貞觀十二年更令詳定在十六年沖遠卒於十

九年而永徽中諸儒考正僅及一載期限更促乖謬宜多

青集五

五

宋端拱間孔維表上五經正義云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

眾家之說用功二十餘年成書百八十卷是乃未經考詳

失其實者也或又謂疏中每引定本易繫辭引定本二

詩左傳所引最夥定本出于顏師古則疏為唐人之筆可知近世

諸儒咸同斯論按顏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久遠

傳習寢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

定本然漢魏以來校定書籍者正復不少即如北齊郎茂

于秘書省刊定載籍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

史又劉焯傳云焯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是齊隋以

前皆有定本詩關雎序故正得失疏云今定本皆作正字

擊申鮮虞之子疏云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

皆之云者非一本之詞也疏中所云今定本者當係舊疏指齊隋以前

而言必知非師古定本者其驗有十焉禮器匹士太牢而

祭謂之攘疏云盧王禮本並作匹字今定本及諸本并作  
正字熊氏依此而爲正字恐誤也據此是定本乃在熊氏  
前檀弓弁經葛而葬注旣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云皇氏  
云檀弓定本當言旣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文王  
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疏云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  
云或俗本無貴宮定本有貴宮據此是定本亦在皇氏前  
其驗一也襄二十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  
睦於晉疏云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言諸侯  
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不重是也劉炫豈及見  
師古定本而以定本爲非其驗二也詩疏多引定本集注  
集注乃梁代崔靈恩所作若唐人引師古定本不應定本  
集注並列而定本反在集注之前其驗三也師古但定五  
經未聞更校公穀宣十七年左傳疏引穀梁定本作晉郤

青集五

六

克眇衛孫良夫跛公羊疏云舊本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  
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  
字在解詁下未知自誰始也則是公穀皆有定本其驗四  
也孔穎達傳與師古同受詔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  
本爲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說其驗五也顏之推家訓云  
齊侯痲遂疔世間傳本多以痲爲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  
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今左傳疏云今定本作疥  
若謂師古所定則是數典忘祖其驗六也匡謬正俗云襄  
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  
夫爲壬夫此與庚午不相類固宜依本字讀爲王夫此書  
亦師古所作其定本應與之同今左傳疏作王夫不云定  
本作王夫其驗七也又師古本傳云詔師古於秘書省考  
定旣成悉詔諸儒議各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

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定本既已奉勅頒布正義豈能復議其非其驗入也舊唐書云貞觀七年頒新定五經於天下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是則二書並行不聞以師古定本載入正義其驗九也陸德明卒于高祖末年貞觀四年師古始受詔考定五經詩免爰箋云有所操戚也釋文云操七刀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釋文云定本芟作操七刀反陸氏不見師古定本釋文乃兩引之且爲之作音其驗十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定本既非師古書則疏安見盡皆唐人筆耶今一依孔氏序例細加析別凡得二百餘條釐爲六卷其餘易尚書毛詩禮記諸疏猶將次第考正庶冀六朝舊疏稍還舊觀云爾

青集五

七

黃白山先生義府字詒序

己亥春間觀察黃春谷先生出義府字詒各一帙見示曰此余族祖白山先生所撰新從文宗閣錄出者屬爲校字將以刊行文淇受而讀之其有原書可檢校及灼然知爲筆誤者謹爲改正不知則闕其間有兩書俱見者如毛詩之信信漢官儀之僕射及考工記兩欒謂之銑國語執而紡於庭之槐彼此俱見當是編纂時偶未及檢又如義府通峻條引三國志趙達傳注而無所申釋亦是寫者脫誤旣無別本可校謹仍其舊不敢妄有改易是書博大精深所解釋者皆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談夫聲音訓詁之學於今日稱極盛而先生實先發之義府僂僂條下云僂僂上力主切下於主切俯身向前也此背曲之病莊子作痾僂字書僂尙當卽一義又左傳臧會竊其寶龜僂尙此

亦以其形名之史記甌窶滿篝甌窶高地亦以其形名之據莊子痾僂則僂偃僂佹僂句甌窶皆當作此音以語有倒易字有通借諸書昧其義遂異其音此與王懷祖先生廣雅疏證枸萋條下說同女陽物而晦時條下云左傳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此本四字成句二句成韻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乾川見徵條下云漢碑多以川爲乾坤字無作坤者易坤者順也順諧川聲而川又諧紉馴諸字疑古坤字作川者假借用之此與王伯申先生經義述聞同字詁吹字條下云許慎注詒詞也引詩吹求厥甯愚按詒詞謂自解說其上文語意之詞詩通駿有聲以下四句皆發明文王有聲之義注但以通爲發語詞是不知說文詒詞之訓此與戴東原先生毛鄭詩考正說同又如以與而通用引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字一作今

青集五

八

引淮南子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有讀爲又孟子聖人有憂之與上堯獨憂之句相血脉均與伯申先生經傳釋詞同是書別無刻本諸公固所未見然如以上所舉數端皆經生家奉爲圭臬者而具見于先生書中亦足見先生小學之精矣他如魏其武安列傳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謂此語隱隱帶刺時李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未央宮乃衛天子長樂宮乃衛太后意言投鼠忌器以挑在坐諸人之怒隸釋都鄉正衛彈碑據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正謂正卒衛謂衛士駁方桐山引周禮注街彈室之誤均足信今而傳後其餘有關於經史者不可枚舉讀者當自得之觀察嘗謂古人文字重聲而不重形故得其聲凡與聲相近之字皆可通假近爲文說發明以聲爲綱之義文

淇樞衣之際幸得飫聞其說觀察初亦未見先生之書而先生書中論字有初義之音有次義之音或字本無義以聲取之或借音專而本音遂廢幼眇之論已見萌芽將待觀察而昌明之矣

重刻舊唐書序

代

有唐三百年正史所關最鉅後唐長興中詔修唐書至後晉開運二年方纂成奏上五代會要中但言書付史館而未述刊版之事宋嘉祐五年頒新唐書於天下而舊書遂不甚行郡齋讀書志及直齋書錄解題雖皆載其書而不言始刊之歲月是北宋以前之舊槧其有無固無從考證明嘉靖乙未餘姚聞人詮督學南畿念舊書刻本漸少懼其就湮於是徧加尋訪得紀志於吳縣王延喆家得列傳於長洲張汴家其書乃南宋紹興初年越州所刻卷後載

青集五

九

有校勘姓氏舊唐書之流傳於明代者以此爲最古而卷帙尚有闕佚復假應天陳沂長洲王穀祥所藏本彼此補葺始爲完書刻未及半而詮以奉諱去官繼其任者請諸撫按與郡邑各官捐俸倡率凡歷四年而後告成其哀聚與刊布之難悉詳原序特當時聞本所據之書止就殘篇斷簡薈萃而成初非全部故魯魚亥豕之文夏五郭公之句正復不少論者惜其未盡善焉我朝稽古右文度越前代乾隆四年敕武英殿校刻此書聞本脫誤之甚者逐條釐訂各附考證於每卷之後及四十七年編定

四庫全書特置此書於正史而皮藏於三閣閣本之考證又較殿本加詳惟是閣本但繕寫而未發刻讀者既艱於傳鈔殿本列於二十四史之內坊肆間罕有單行者寒素之家購求匪易而聞版久亡其書尤爲難覓

甘泉岑紹周提舉

建功

嗜學好書尤喜鐫刻古籍其友江

都梅蘊生

植之

勸其重刊此書遂慨然獨任之延江都沈

與九齡

殷時若

煥

凌東笙

鑄

儀徵黃聖臺

春熙

分任校字

之事全書字句悉以

殿本爲主其間有刊刻小譌爲人

所共知者卽隨筆改正外此則不敢妄改至於行款書式

則仿照汲古閣史書蓋毛氏所刻十七史久已風行海內

而唐書有新無舊故特補其所未備也復延甘泉羅茗香

士琳

儀徵劉孟瞻

文淇

及其子伯山

毓崧

句容陳卓人

排列各本討論羣籍得校勘記共若干卷凡

殿本

閣

本之與間本異者一一臚列並登載其考證而沈氏新舊

合鈔所辨析者亦附見焉若夫北宋初年太平御覽冊府

元龜等書皆成於歐宋未修以前其引唐史確係劉書所

據實最初之本足以補正間本者不可枚舉皆採而集之

青集五

十

他如通典通鑑唐會要文苑英華以及十七史商榷廿二

史攷異之類可以互證參訂此書者亦廣爲尋校加以斷

制其體裁義例悉遵

殿本

閣本之成法而推廣引申

以竟其緒蓋

殿本之總校爲沈歸愚尚書其自作考證

跋語云蒐羅未備挂漏良多

閣本之分校爲邵二雲學

士其集中所載提要云參核攷定尚有待耳誠以官修之

書人心不齊議論多而成功少每致卒業無期故但能略

舉大端開其門徑而已後人若不由一反三因源及委其

何以成前賢未遂之志哉今岑氏捐資旣勇任事亦堅能

集眾長而成鉅業昔元童時讀文選汲古閣本每慨然慕

毛氏之爲人毛氏之名今亦永垂藝苑此毛氏之福也毛

氏有力能刻古籍者甚多而願者究少則以此事亦須有

州有力能刻古籍者甚多而願者究少則以此事亦須有

讀書之性情嗜好與辦事之才識福分談何易哉是書始刊於道光壬寅九月告成於癸卯七月計未及一稊而粲然大備衰年見此洵爲快事故樂得序之

重刻郝太僕褒忠錄序

代

明贈太僕卿郝公祠在揚郡西郊蓮性寺右其祠舊額曰忠節余考郝公在明季時未經贈諡其曰忠節者蓋鄉人私謚而舊志以爲贈諡誤矣 國朝乾隆四十年 詔舉勝朝殉節之臣核議子諡於是公與鄭公爲虹得諡忠烈當公之守房縣也外援俱絕力盡而死其孤忠大節媲美睢陽自宜褒揚節義以風厲天下顧公死之後幾及一載其長子明龍馳驅數千里倥傯戎馬之中哀求贈卹又有同里張忠節公爲之左右督師楊嗣昌始爲題請建祠贈蔭而易名之典猶闕如焉然後知我 朝旌表明季殉難

青集五

十一

諸臣其曠典爲從古所未有也余昔公祠宇因易其舊額而顏之曰郝忠烈公祠旣已爲之記矣其褒忠錄一書乃公子長君所輯後漸零落乾隆乙酉如皋姜君忠基重謀剞劂桂林陳文恭公爲之序而未果竣工至丁未秋公之六世孫梅謀於其友捐貲付梓始克告成郡人李君斗畫舫錄所記之褒忠錄卽此本也其細目詳載畫舫錄中惟袁繼咸所作之祭文雷士籲所作之傳畫舫錄皆以爲杜補堂作則李君之疎也今距乾隆丁未五十二年而其板又亡失過半存者亦漸漫漶不可識別郡之紳士釀金重刻余旣於記中詳載諸君姓名刻旣成復爲書其緣起而因以歎世之托文字以傳者猶或有時湮沒惟表揚忠節者其文字必不可得而湮沒也於是錄之刻信之矣

江甘貞孝節烈總坊錄序

代

嘉慶十一年元與伊墨卿太守於縣學節孝祠中議立四碑將江甘兩邑待旌貞孝節烈婦女姓氏鐫諸碑石其時未有請建總坊之例故創爲此舉以冀垂諸久遠十六年修府志時卽據此碑采入志中道光七年武進陽湖兩邑紳士請建總坊得旨允行於是江蘇各屬彙請者

次第舉行而江都甘泉兩邑亦於二十二年由學轉詳請建總坊禮部議准奉旨依議旋經樹立總坊於節孝

祠前並於祠內設位致祭而旌表姓氏總錄尚屬闕如

汪編修廷儒輯爲總錄捐貲付梓茲請假歸省請序於元元惟總坊之立前此所無今奉旨允准直省通行有

以見聖朝風化之盛卓絕千古故褒錫之典爲

曠代所未見也錄中首載公牘一卷次列兩邑新旌姓氏凡一千四百八十六人分爲四卷建立總坊後又續采

青集五

三

得合例旌表者一卷以待續請而元所立之題名碑及府縣志所載未請總坊以前已蒙旌表者將學冊神主參互比對各爲一卷其有筆畫訛誤姓氏歧複者詳爲辨正而事實見於各家詩文集小志者亦間爲采輯以備續修志乘者有所徵從編修好善之意有足嘉者元故樂得序之

廣列女傳序代

桐城劉君孟涂余久馨其名未識其人嘉慶丙子余撫中州時孟涂來見以詩文就質其詩才高筆健接跡前賢駢體獨出機杼余甚重之別後遂不相見而時以詩文函寄後聞其客死亳州亦絕不知其家消息丙午冬其子少涂繼來謁始知其詩文集四十卷爲其友姚君伯山所刊先是孟涂以其母夫人吳氏撫孤守節之故輯廣列女傳二

十卷藏諸篋笥尚未付梓孟涂卒時少涂甫三齡病且殆孟涂之喪適歸其配倪孺人大慟曰吾夫既客死於外而子之病又甚危篤吾夫殆無後矣卽自剄不殊至人定後卒自經死去孟涂之卒才百日今少涂幸得成立年甫踰冠卽橐筆走京師節省館穀刻成此書以成父志以彰其君母之烈可謂偉然佳子弟矣孟涂此書之例斷至明止余謂二母之節烈不可沒也少涂當輯二母事實卽以祖母殿諸節婦之後以君母殿諸烈婦之後誰曰不宜孟涂尚有未刻書八種論語補注三卷大學正旨二卷中書本義三卷孟子拾遺二卷續集六卷外集六卷別集六卷詞一卷共二十九卷皆少涂所搜輯錄有清本爲著其目於此

魏延昌地形志序代

青集五

三

魏收所撰魏書地形志二卷簡略太甚其敘州郡不述太和全盛之規轉錄武定分裂之制識者病之平定張君修著有延昌地形志一書其大旨謂魏收書乃東魏之志與北魏無涉於道武太武建國之模孝文宣武叛垂之業一字不紀而徒貢諛高齊自來志書無此荒謬乃博采旁稽重事釐訂凡古書及金石遺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詳采之西北陂唐堰澤中尉紀敘最詳今并考其興廢及見今情形冀後來者有所取法收志譌字甚多以酈氏水經注及各地志訂其譌脫有總圖有各州郡圖載每卷之首余略爲繙閱洵爲實事求是之書其中尤精確者如并州上黨郡之石井關收志沿班志上黨郡有天井關之文不知漢上黨郡南逾陽阿魏上黨境南不過元氏乃改繫之建興郡高都下并州平陽郡之禽昌縣云卽漢晉之北屈不知

漢晉北屈縣在今吉州東北魏禽昌縣在今平陽東洪洞東南相距絕遠斷非一地並推詳其致誤之由永安郡平寇縣有雞頭山神祠謂卽今忻州繫舟山之支阜繫舟雞頭聲轉最近浮陽郡章武縣有大家姑祠或云麻姑神據寰宇記清池縣有麻姑城而水經濁漳水注清河又東北逕紆姑邑南俗謂之新城俗說麻姑蓋卽由傅會紆姑之名而起紆麻義相通又此書雖爲魏志而作兼爲讀水經注者示其表畷故凡與酈注相涉者每不憚詞費然亦不意存左袒如太倉翟泉則從伽藍記而不從酈氏之說至於戴氏所校之本未免意爲刪改如收志濕沃縣有后父城卽溧水注之后輔城近本后譌作右戴氏不知取證收志而改右爲左凡若此者亦一一辨正之其繫以延昌者據初學記引括地志云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

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熙平者宣武延昌四年之後一年也元魏之盛至此已極故斷自延昌也余於嘉慶十五六年間在京師文穎館總閱全唐文時館中供事於永樂大典中抄得古洛陽圖數紙內有後魏洛陽宮城圖金墉城圖所載宮殿樓觀甚詳並有李彪崔林長孫稚鄭道昭諸宅其圖非後人所能臆造試取觀之倘亦有所裨助焉

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代

余家久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志二部乃乾隆六十年宣城張木青學士壽所贈之書嘉慶間曾經進呈內府又錄兩副本一藏家中文選樓一藏焦山書藏以待有志者刊之良以二書有關於京口之掌故甚鉅也京口自東晉以來屹爲重鎮流民僑郡分并改隸都督開府參佐從

翦寄治版授建置紛煩以及宋之差遺元之掾屬讀史者憚於鉤稽往往沿訛襲謬今詳觀宋志於六朝僑寄郡縣縷析條分於節度觀察等官罷復紀之甚詳其刺守歷任年月於紀傳所不載者皆稽考得其次序是故一人之傳必參酌羣書而後定如刺史韋損傳以唐地理志練塘碑及李華復練塘頌序招隱大律師碑參定都知兵馬使張子良等傳以新舊唐書李錡傳舊唐書憲宗紀通鑑太平廣記參定此例爲前此作郡志者所未有至於元至順志本承宋志而作然絕不勦襲其書宋志於刺守宰貳等官載至嘉定九年止而元志卽從嘉定十年起其例尤爲可法土產門引說文廣雅字林方言等書亦地志中所僅見又二書於晉宋以來士大夫居宅墳墓皆詳其坊巷鄉都所在其作銘作記之人亦莫不羅列雖遺跡久湮而按籍

青集五

志

考之猶可得其彷彿後人性好簡略鮮有及此之詳明者其餘精當處亦不勝僂指二書洵海內之秘笈也乃問之鎮江人無肯棄之者余於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中已慨乎言之去冬丹徒包景維良丞介吳陶伯孝廉文鶴

來謁余談次及之景維因言及其考中憲知有是書欲刻未果今願刊布以成先志余因出家中選樓本並發焦山書藏本校竣仍還焦山再加緝閱選樓本爲歸安嚴久能元照所

校焦山本爲烏程張秋水鑑所校又丹徒戴桐孫守樞亦有籤記其中精確者致多然倘引其端未竟其緒復屬門下士劉孟瞻文淇暨其子伯山毓崧詳考全書體例及所

徵引各書正其譌誤作爲校勘記四卷附刻於後二書俱不著撰人姓名書錄解題有盧憲鎮江志宋志中稱憲者四條因共定嘉定志爲盧憲所作而至順志則不知出於

誰手適丹徒柳賓叔孝廉典思以書來告謂檢鎮江府志成化舊序知至順志爲俞希魯所作余按俞氏乃元末遺老爲金華宋濂所推若非詳撰此志烏知俞氏之學精密若是則刻書洵有功於古人也是書初刻時不知書中載包氏名人甚多乃校勘後知包氏爲丹徒舊族宋元二志人物門俱以漢大鴻臚包咸爲首厥後包融包何包佶俱有名於唐代而元志俞庸修高資橋記亦言丹徒包氏不墜先業中憲名祥麟字厚村捐賑施藥頗多善舉實爲鴻臚之後雖此書朽蠹而班班可考然則是書之刻於包氏固天理當而人心安也刻旣成余故樂爲序之以爲刻古書者勸

宋元鎮江志校勘記序

校刻古書難矣而展轉傳抄之書則校刻尤難是故宋元

青集五

六

槧本及影宋抄本皆可據原書付梓間有訛誤著於別錄而不必改易舊文至於傳抄之書脫文錯簡往往而是若不刊謬正訛則其書幾不可讀亦憾事也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凡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悉經刪衍補脫京口耆舊傳陳升之許暘米友仁邵飾譚知柔李珙等傳案語或引嘉定鎮江志或引至順鎮江志疑二書亦從大典中錄出館臣曾見是書而未經編定故有宋志斷爛而以元志補之者有元志淆譌而以宋志彙入者有子注而誤爲正文者有子目而混爲總類者選樓校本及焦山校本已詳言其誤今因包君景維刊刻是書相國阮公命文淇及子毓崧重加校正並諭以不必以掣經室提要在前有所牽就總期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談爰取二書反覆詳校其有彼此互淆前後倒置者悉加釐正而仍載原文於校勘記

並述其所以改易之故至嘉定續志咸淳志永樂志之歸入二書者則另入附錄之中而不加刪削俾後人得以考見昔宋彭叔夏作文苑英華辨證其體例大約有三實屬承訛在所當改別有依據不可妄改義可兩存不必遽改茲編所校略仿其例其有以一條而彙舉各條者亦彭氏之例也惟是學識謙陋疎謬猶多尚望博雅君子匡其不逮焉

揚州水道記後序

丙申之春李蘭卿先生升任山東都轉留揚候代邀余與吳君熙載至樞署纂揚州水道記余與吳君商訂凡例先運河次兩岸工程次兩岸諸湖余分任運河及兩岸工程吳君分任兩岸諸湖都轉蓋出藏書及河工官牘有涉于揚州河事者皆筆記之凡三閱月檢書幾及萬卷方事編

輯而都轉遽歸道山斯事遂寢去歲間居多暇乃發篋檢舊稿閱之時吾友劉君楚楨所著實應圖經久經脫稿其間敘邗溝變遷至爲詳晰因師其意先爲運河考八卷凡入閱月而書始成客詰余曰南北運河綿亘數千里子僅記揚州抑何陋也且欲治揚州運河不當於揚州求之必黃不入運而後揚州之運河可治自明以來河道屢變河患已亟子區區述揚州沿革又何裨乎粵稽吳子溝通江淮漢晉六朝雖有變更然漕運略不藉此洎唐高宗以後漕事歲益增多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謂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代宗廣德二年劉晏領轉運使自揚州遣將部送

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是裴耀卿劉晏始爲轉般之法宋人于真揚楚泗置轉般倉殆卽效法唐人唐李翱來南錄謂二月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經盱眙至楚州宋樓鑰北行日錄謂淮陰六十里至洪澤前去歐家渡極淺借潮于瀆頭神欲候酉潮而申初已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瀆頭又三十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次日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渡淮至泗州李翱謂由泗州假舟入淮是至泗州換船矣樓鑰謂到洪澤候潮乃開閘是宋人于洪澤鎮置閘矣蓋唐宋之時淮與黃河絕遠故江淮間無河患明永樂間遷都燕京平江伯陳瑄始改運道隄管家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

青集五

六

然慮黃河入運不免停淤于是仿宋洪澤插制於河口建新莊閘並福興清江移風板閘爲五閘互相啟閉運河止許糧船鮮船應時出口都漕官遣官發籌或三五日一放船過盡口卽築塞五楫鑰匙掌于都漕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悉由仁義等五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至重夫平江雖爲直達之法而必嚴其啟閉之制者蓋深慮閘制不嚴黃必敗運也其後官民厭車盤之艱一皆由閘而閘制遂隳黃水日以浸灌此非平江之過也然平江自爲其巧而欲衆人之安于拙其勢必不可得今淮身於墊日甚策治河者能做唐宋轉般之法使黃自黃而淮自淮任拙而不任巧河患庶有瘳乎余謝之曰余揚人也僅記揚事而已他未遑論也客退余因述作書之緣起而並記與客問荅之語以爲後

序

青溪舊屋文集卷五

青集五

九

夢陔堂文說序

夢陔堂文說者觀察黃春谷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以揚雄有童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之語而後世之輕視文辭者輒祖述雄語以爲口實雄又以史遷行不副文是非謬於聖人而班固亦卽以其語爲傳贊又申之以先黃老後六經等說儼然與雄爲一倡一和因作文說正之凡若干篇其中論雄者至多而論固者僅一篇以是書專爲辨雄而作也書作於癸巳成於庚子先梓其十一篇而命文淇序其緣起夫雄固之失先儒亦嘗言之而雄之作奸於前固之效尤於後則前人從無論及之者先生慨然發憤條舉二家之失皆根據史傳不爲鑿空之談雄謂辭賦壯夫不

青集六

一

爲而雄所作諸賦正在壯年雄自序其賦謂多諷諫之辭人皆信以爲實而不知賦作在先序作在後賦作於成帝之時比昭儀於西王母又以崑崙爲西王母所居賦中所用故實皆係崑崙其所以獻媚於昭儀者至矣晚年作序乃自託於諷諫是其巧於作僞也其他雜文及法言太玄諸篇皆一一條其謬妄而司馬相如東方朔之爲雄所排詆者亦皆辨明其寃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至於班固誣遷之罪較甚於雄漢書不應爲雄立傳其所以立雄傳者固恃雄爲奧援以爲誣遷之地他傳皆作史者撰述之辭獨於司馬遷揚雄二傳則全錄二人自序之辭蓋固若實敘二人之事則遷所以任中書令之故與雄仕莽之事皆不得不言故創爲此體且史公報任安書先言陵敗書聞卽敘召問之辭後乃言李陵旣生降是聞敗在前聞降在

後班固於李陵傳顛倒其書中之事以爲陵降之後遷猶  
推言陵功遷作中書令在武帝旣悔之後固沒而不敘但  
言尊寵任職夫中書令卽尚書令也爲權要之職固於百  
官公卿表不獨不著其中書令之官並尚書令之職而亦  
滅滅之又於成帝紀及張安世京房賈捐之劉向等傳任  
意增添以成其含混之計先生披卻導窾迎刃而解可謂  
洞悉其情狀矣至其所以表章太史公者尤不遺餘力謂  
史公自序中兩太史公曰前稱其父談後乃自稱故別行  
另起偏舉孔子世家及老莊申韓仲尼弟子孟子荀卿諸  
列傳之辭及五帝本紀贊以明其所以尊聖表經而黜黃  
老者甚至外戚世家危言讜論委曲申明莫非原本聖經  
以爲垂戒章比句櫛洞豁昭晰洵讀史者之一大快事也  
雄又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特設風勸二字以陷司馬

青集六

二

相如乃先誤解詩序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  
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乃所以明正  
風而非變風自雄以風爲刺惡而後人之讀詩序者不明  
風刺諫戒等本然之字義以爲屬於衰世闇主之規譏而  
詩人溫柔敦厚之旨以失先生謂六經莫外於小學小學  
者卽載道之文字而文字之訓詁莫非本於聲音故凡字  
義以所從之聲綱爲主而偏旁乃逐物形迹之目又謂字  
義必視乎隨文所用而字之本義則一核其本字之聲斯  
義無不明而其字義遷流之故亦卽於字中可見明乎此  
則知風刺諫戒等字初不主于刺惡而詩序上以風化下  
數句益確然知爲正風而非變風此皆發前人所未發者  
尤治經者之一大快事也先生嘗謂著書立說原不必好  
讓前人然學術之是非關乎人心之邪正迹雄之所以毀

遷者乃惡遷之尊孔孟闡六經於前無以爲己之地故謂子長云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以見遷之不能闡明聖道其實遷無此語卽遷父談亦無此語雄組織談之語意以成此辭固之所以毀遷者固效遷之體例以爲漢書攘竊其辭又欲沒遷之善以揚己名乃多爲誣陷之語使徒震平揚班之名而一任其是非混淆邪正倒置亦學術人心之患也世之讀是書者苟能細爲尋繹則先生嘉惠來學之意與其不得已之苦心其亦可以共見也已因撮舉是書之崖略以諗世之實事求是者

洗冤錄辨正序代

前漢書弊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注應劭曰以杖手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癥者律謂痂疔痂所謂律者漢律也意古必有檢驗之法

青集六

三

與律例並行額其書多不傳傳者以洗冤錄爲最古宋孝宗淳熙元年浙西提點刑獄鄭興裔創爲檢驗格目上之于朝頒下諸路宋惠父又博采諸書增以己見名曰洗冤集錄後世刑名家奉以爲金科玉律嘉定錢少詹事養新錄謂輟耕錄記勘釘之法而以爲初聞然此錄已先有之又謂此書屢經後人增改失其本來面目唯初刻爲可貴嘉定瞿木夫先生爲詹事之婿宏通博雅得元刻宋淳祐本以校正今本凡若干條名爲洗冤錄辨正余通籍後服官刑部充則例館提調且十年深知此事之難遇有名家古書善本必多方假抄今得先生是書亟爲刊布以廣其傳嘗讀晉書刑法志謂在昔前漢著律凡六十篇世有增損錯採無常後人生意各有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季長鄭康成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

不得雜用餘家蓋古大儒精於律令以茲事任大責重故以治經之法治之析其章句正其訛脫如此之詳且盡也况推鞠大辟之法自檢驗始此書所關尤非淺鮮吾願良有司各置一冊于座右焉

海陵文徵後序

萃一郡一邑之詩文以爲集者六朝以來已有之而其書多不傳其傳者北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南宋董弁之嚴陵集然二集體例凡有關於本郡者卽錄之不盡土著之人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其甲集六十卷皆其郡先達詩文故當時推爲鉅製至於萃一邑之詩文以爲總集其最著者元汪澤民張師愚所同編之宛陵羣英集然有詩而無文明張應遴海虞文苑詩賦雜文莫不悉載然所輯者僅有明一代之文卽明一代之中又略於遠而詳於近

青集六

四

論者謂時代既近牽於鄉曲之恩怨不免有所濫收凡輯一鄉之文者均不免此失甚矣編集之難也吾友泰州夏君退庵輯海陵文徵正集二十卷自張懷瓘至湯治昭共七十二人凡爲文四百六十篇其蒐采之勤亦云至矣而吾所歎服者尤在於抉擇之精且嚴也邑中有僑寓數世可稱土著而籍貫仍隸他邑者則列于附錄之中而不入正集東臺自乾隆三十三年由泰州割出分置今錄東臺人之文斷自乾隆戊子以前又集中所采輯者大率有關於地方利病及闡揚忠孝之作凡風雲月露之辭概從刊削卽墓志行狀傳述亦必人屬名賢事關倫紀而後采入讀其凡例可知其體例之善矣退庵博學工詩撰述甚富海陵文徵之外又有附錄十二卷詩徵十六卷泉譜八卷筆記十六卷而其所最注意者尤在於是編樣本甫寫定

而退庵遽歸道山喆嗣子猷嘉謨克成先志節嗇衣食以貲付其從兄子猷嘉穀來郡付梓是皆佳子弟也刻旣成屬文淇爲之序文淇與退庵交最久而先母氏凌系出僉憲之後僉憲爲海陵鄉賢退庵凡例中謂凌僉憲舊業堂集關係桑梓最爲切要者也挂名簡末有深幸焉

瓊花志序

揚州蕃釐觀府志以爲卽古后土祠漢成帝元延二年建自漢至六朝其名不顯唐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始崇大之羅隱有揚州后土廟詩九域志謂后土祠今改爲蕃釐觀則蕃釐觀乃宋時所改也觀中有無雙亭因瓊花而得名或以爲宋元憲建或以爲歐陽文忠建然唐王承烈詩已有無雙亭下人聚觀之句則唐時已有無雙亭矣歐宋二公或重修葺耳觀中瓊花唐人每詠之至宋詩歌尤盛說

青集六

五

瓊花者或以爲卽玉蕊或以爲卽聚八仙幾成聚訟然唐宋人之詩具在也杜棕詩歲開兩度可人誇李文饒詩一年開兩度誰不慕高風王元之詩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春冰八月霜是詠花之時杜牧之詩風香破九苞歐陽文忠詩九朵仙風香粉膩王定國詩九朵齊開小簇球是詠花之狀王承烈詩綠葉叢中呈一白萬紫千紅失顏色李泰和詩一白離塵瑤李文饒詩色瑩鵝黃淡香浮翠葉叢郝伯常詩冰蕤膩碧開勾玉香粟含黃簇蕊珠是詠花之色或言白或言黃白言其瓣黃言其鬚也至此花之香則九域志所謂香如蓮花清馥可愛者可想見之而或疑瓊爲赤玉名與花不類此蓋因說文而誤段氏玉裁謂說文本作瓊亦玉也後人誤亦爲赤瓊字上下文皆云玉也則瓊亦當爲玉名倘是赤玉當厠璚瑕二篆間矣詩瓊瑤瓊

瑤毛傳云瓊玉之美者按段氏謂說文赤當作亦雖無依  
據然謂瓊非赤玉則甚確且自來詠雪者皆擬諸瓊瑤則  
瓊花白色而非赤色明矣顧揚州瓊花甲於天下前人題  
詠者亦夥而未有哀集其詩者吾友貴君祈年因明人馬  
駢瓊花志舊本去其雜亂者又搜索羣書而潤色之成瓊  
花志十二卷又別輯瓊花集十二卷祈年爲吏部仲符先  
生詰嗣吏部碩學鴻才爲遠近推重祈年幼承家學淵源  
有自故所撰著攷核精詳非僅搜羅之富已也書成誣諉  
作序余因撮舉瓊花之大凡以諗世之讀是書者毋以玉  
蕊入仙混之也

陋軒詩續集序

吾友夏君退庵旣購得繆氏所刻陋軒詩集板又獲陋軒  
未刻詩冊輯爲兩卷刻成未及印行遽歸道山哲嗣子猷

青集六

六

以集見示並乞爲之序余謂野人先生詩前人序之已詳  
復何俟鄙言贊說而續刻始末則固不可不序也先是東  
海施君井亭藏陋軒未刻詩二冊一爲孫豹人手訂一爲  
陋軒自抄乾隆戊子宮君節溪遊東海於井亭處見之攜  
歸其孫文波爲退庵僚壻取以相贈計詩三百六十餘首  
其已見陋軒詩刻者約十之一餘皆世所未見又得周樸  
園孫豹人序兩篇亦前集所未有退庵詳加遴選得詩百  
二十餘首分爲上下卷以付諸梓將與初集並行此事詳  
退庵所著筆記中退庵所得詩冊余未之見然觀初集猶  
間有酬應之篇而續集則皆陶寫性靈之作以是歎退庵  
挾擇之精也余猶憶辛丑閏三月閒退庵自郡城歸舟已  
將發過禪智寺於壞壁石刻中錄得先生二絕句云長公  
詩句在香臺六百餘年沒草萊片石不愁零落久琅邪居

士會尋來拭盡寒煙舊薛痕新題陳迹共相存老僧漫說  
因緣事綠草春風滿寺門此詩蓋爲漁洋先生獲東坡石  
刻而作初集續集皆未載退庵得之狂喜遍以告諸同人  
情景宛然在目因並記之以見其搜輯之勤如此退庵博  
雅多才著作甚富所輯海陵文徵詩徵尤有關於鄉邦文  
獻倘有好事者取以付梓庶不負退庵辛苦綴輯之意也  
經遺堂集序

江都韋西山先生博學通才所著詩文詞集二十六卷蔚  
然鉅觀丁小研比部序中言之詳矣文淇與校字之役獲  
觀全集竊歎先生之政事卓絕迥非尋常俗吏之所可及  
也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廣西歷蒼梧懷集馬平凌雲四縣  
以彊直爲同僚所忌讒諸上官卒以軍需案罷官謫戍士  
論惜之其在馬平也江上有搶奪案先生聞報卽馳騎往

青集六

七

捕賊方入鄰村分贓未散全數弋獲一訊服罪卽日具讞  
詞以上每冬初粵東將軍委弁赴滇買馬至柳江移縣代  
雇民船先生以非民情所欲爲免其役湖南崗苗之叛督  
撫赴柳江防堵懷遠令某捕得難民七十餘名誣服從賊  
招解到郡檄先生覆訊平反其獄難民得釋縣捕役名曰  
鷹捕有蔣標者索事主賄先生立斃之杖下一縣肅然提  
標兵七千名在城歲終例借縣倉米千石歷年多不能給  
先生力爲預籌如數支借六營歡感此皆見于題馬平衙  
齋詩注中者其在蒼梧懷集凌雲也地尤繁劇凡有來訟  
者先生據几手自立讞凡二千宗皆剖斷明允其見於詠  
歌者則如集中箬葉刀青竹竿一片碣山有木諸樂府是  
已而先生顧歉然不敢自矜也其蒼梧行部詩云兀然據  
牘背涕淚下被筆才拙勉清靜此外又無術懷集縣憫農

行云我來因陋無良，籌民訟水利，爭呶憂眼前，勘斷非遠謀。勸分行部心懷羞，則其勤求民瘼不自滿，假可知。又如泗城府復南北關，左江江心巖暨猺人獻歲，岑將軍廟諸碑文具見。先生不鄙夷其民，無事不與民休養，而其正祀典、整民俗之意，反覆詳盡。其治視古人亦何多讓？後之人欲考先生政事者，胥可於詩文中求之。則是編固不可不函刻也。先是甲午乙未間，余與小研比部嘗同文酒之會，每言先生全集副本久藏箝中，行將付梓，未幾而比部遽歸道山。茲事遂輟。今年春，先生高弟江君鳴玉、文君汝梅、范君凌雲、楊君亮暨同志友夏君慶保、汪君廷儒、搜求先生遺書，力謀剞劂。適程君焜得一寫本於其族子雅扶處，自歛郵寄，較比部所藏尤爲完善。比部喆嗣光煦篤念師門，追承先志，遂以百金付余，俾錄諸木。同里岑君建功、黃

青集六

八

君爽、蔣君照、陳君輅復出貲，刷印百部，令讀者先觀爲快。而先生之孫光祖亦於是秋補博士弟子。余故備述先生政事之美，見循吏之必當有後，並是集刊布之難如此。光祖其克守遺經，繼先生未竟之緒也。

夢陵堂文集序

吾鄉黃春谷先生早負重名，與焦里堂、江鄭堂、鍾保岐、李濱石諸先生聲應氣求，極一時之盛。文淇童年在家塾中，已飫聞之後。讀漢學師承記，謂先生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篤志研究，得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中，不屑爲世俗詩文者也。心竊儀之。及聞汪孟慈言先生著有讀周官記、讀毛詩記各若干卷，於是嚮往倍切。時先生遠宦粵西，無由親炙，比自粵歸，孟慈又入都中，尚以不得階主，未敢造

次請謁而先生忽偕梅蘊生過訪因招同羅茗香劉楚楨  
王西御吳熙載王句生常集蓼園爲文酒之會暇又至余  
館中縱談今古輒移晷刻自癸未至壬寅歷二十年之久  
是時先生曩日講學諸友零落殆盡所常往還者祇文淇  
輩六七人先生篤忘年之誼繼綣綢繆每有所作輒舉以  
相示竊見先生嗜學之專有非寒畯所能及者宜乎所造  
之深邃也先生於入事酬酢外終日坐一室中羅列羣籍  
徧爲探討心有所得奮筆疾書俄頃千言夜則燃二巨燭  
冥情搜索必四鼓乃寢率以爲常其夜讀之况詩集中每  
自道之江氏所謂篤志研究者誠哉其篤志也當初見先  
生時請讀所著詩禮劄記先生荅以祇有草稿尚未成帙  
厥後稿燬于火先生亦不以介意蓋其所專致力者在干  
文說經說文說已刊行者十一篇經說百餘萬言尚未編

次而大指已具於文集中文說經說時詩文亦不多作  
就詩文二者論之先生素以詩自許未嘗以文自豪卽與  
同人談藝亦論詩至多而論文絕少然觀文說第一篇論  
文章關繫至重首詳文之體用次述文之藻績聲韻而要  
歸于措辭不詭于正持論極爲精確先生固深于文者集  
中諸作多直抒胸臆無不達之辭亦無不盡之意融會古  
人神理而不規規然襲其迹象江氏所謂空無依傍者誠  
哉其無依傍也公子善庭刻文集旣竣事屬爲序其大凡  
文淇紬繹全書深歎江氏之所稱道者爲得其實因推闡  
其說以識簡末

舍是集序

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後人取以論詩  
謂作詩者亦必具三長而後其詩乃工錢辛楣先生申其

說云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  
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是  
固然已竊謂三者之中尤必以學爲本才非學則不展識  
非學則不卓吾友王君句生性情肫篤淵源庭誥工爲古  
文詞尤好爲詩自漢魏以及三唐剖析原委考究得失其  
於諸家體製聲調神韻體會至微而抉擇至當故其爲詩  
也典雅和平舉世俗疎淺浮薄之習一洗而空吾於是歎  
句生才之博識之高而尤服其學之邃也句生既長於詩  
顧不欲以詩自見而名其集曰舍是蓋深知學詩之難而  
又以士人所當學者非詩之所得盡故前此數十年專用力  
於詩亦既卓然有以自見而猶歉然若不自足謂不能  
逮古之作者後此則屏棄一切務爲有用之學深以從前  
之作輟爲恨謂爾後詠歌之事不擬更作而欲專力治經

青集六

十

以續成舊學其意謙而志銳爲何如邪昔洪稚存孫淵如  
兩先生皆先爲詞章之學而後從事於經卒之經術文章  
兼擅其美以句生之勤學若是其於詩也既奄有眾長則  
其治經也必能發揮前賢之微言奧義矣余才識譾陋所  
學又不能專遜於句生遠甚頃以梓詩屬序固辭不得因  
念句生好左氏學左氏史家之祖遂舉三長之說以復焉  
未知有當於句生之意否也

句溪雜著序

嘉慶庚辰冬先舅氏凌曉樓先生自粵中返里家居授徒  
卓人年甫舞勺受業於門天資穎悟已具成人之概道光  
甲申先舅氏客授他氏卓人遂學於梅君蘊生受詩文之  
法學日進乙酉春先舅氏復家居閉戶著述精公羊春秋  
兼通鄭氏禮卓人復從受經既聞緒論斐然有著述之志

洎先舅氏臥病董子祠中令卓人問字於余余學殖荒落於先舅氏無所肖似而公羊禮服之學卓人蚤得其傳遂乃博稽載籍凡有關於何鄭之學者手自抄錄推闡其義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實能條舉舊聞絕無嚮壁虛造之說今歲季夏發行篋中說經之文若干篇先付諸梓而乞序於余余維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而其義益晦徐彥疏公羊空言無當賈孔禮疏亦少發明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謹守何氏之說詳義例而略典禮訓詁歛金氏程氏習鄭氏禮顧其所著書往往自立新義顯違鄭說先舅氏怒然憂之慨然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別爲義疏章比句櫛以補徐氏所未逮其於禮也思舉後儒之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惜晚年病風精力不逮僅成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論百餘篇卓人行將校文東觀會議石渠讀生平未見之書以續成先舅氏未竟之志是則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樂乎此也

青集六

十一

娛景堂集序

寶應劉君幼度以嘉慶丁卯舉孝廉屢躋禮闈老始爲五河校官未滿任輒請告歸道光己亥五月以疾卒于家時君弟楚楨館于郡城聞訃奔歸檢其遺稿得娛景堂集三卷皆君所手訂者楚楨既來郡舉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其說經之文不主故常要能實事求是其尤精者如易否卦小人吉大人否謂吉當作喜古篆文吉喜二字相似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上九先否後喜以否喜對言尤其明證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謂考讀爲左氏傳下臣獲考之考釋詁考成也赴義捐生以成其志謂之考

故解揚臨刑而曰獲考終命謂終其正命以見考非老壽之謂蓋赴義捐生者雖不壽不得謂之凶短折偷生忘義者雖壽不得謂之考終命禮記中庸禘嘗之義謂專言禘嘗者蓋謂明乎所以重之之義則治國不難非泛言祭祀祭統云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朱子謂四時皆祭舉其一非是皆有功于經義其他論史諸作具有特識文筆亦廉悍之至可以傳後矣憶余因楚楨納交于君幾二十年君嘗往來郡城每與談論偶出所作詩示余既爲之序其鶴汀詩鈔矣而絕口不談經史身沒之後余得讀君遺集乃知其于經史之學至爲深邃余前序君詩謂謙雅之量爲不可及者於茲益信爰促楚楨付諸梓而猶述其大略以告後之讀君書者

青集六

七

雲陽陳氏族譜序

代

古人有家廟而無宗祠老泉作蘇氏族譜立亭于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名之曰族譜亭無所謂宗祠也然自元明以來宗祠與族譜相爲維繫有宗祠斯有族譜江南聚族而居族各有祠祠各有譜其敦宗睦族之誼較諸江北爲厚然其作譜之弊約有二端一則遠攀華胄一則妄撰懿行是皆誣其祖也陳子柏君以重修家乘介及門請序于余陳氏以伯三爲始祖伯三爲少陽先生再從昆弟之子自宋及今登仕籍者寥寥數人而其嘉言善行亶亶可紀詞皆簡質絕無牽附浮夸之弊其譜三十年一修自嘉慶癸亥之後迄今三十餘年矣柏君與其族人募資重修余嘗慨士大夫宦成之後求田問舍日不暇給而於修譜葺祠之事置若罔聞而陳氏多力田之人乃能念木

本水源之義於修譜一事殫厥心力以底于成不亦有足  
多者邪抑余又有進者族譜之作所以聯族人之情也使  
第於會祭合食之際序尊卑別長幼而於睦婣任恤之事  
置之弗講是亦與塗人無異辛卯壬辰間江南迭被水災  
其名家大族非無擁貲豐厚之人向使能有無相通各關  
其族不煩有司之振貸豈非所謂急公好義者邪老泉族  
譜亭記云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陳  
氏之長老能以此義勉其族人則尤余之所深望者也

長樂李氏族譜序

代

昔太史公作世家列傳多據世本此譜牒之權輿也南北  
朝最重此學其閒或以官職相高或以族望相矜至爲有  
識者所鄙然其敘源流辨同異守之最嚴而持之有故亦  
古人奠世系辨昭穆之義也唐書藝文志譜牒類如王儉

青集六

三

百家集譜王僧孺百家譜皆爲羣姓之統譜至若陸景獻  
所撰陸氏宗系譜竇登之所撰竇氏家譜以及趙郡東祖  
李氏家譜二卷李氏房從譜一卷則皆以一家之私譜而  
列於國史亦可見譜牒之足重矣長樂李子木先生以族  
譜見示譜謂系出西平王第十子憲其子孫由泰和遷善  
化復由善化遷長樂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定著  
六房一曰南祖二曰東祖三曰西祖四曰遼東五曰江夏  
六曰漢中隴西李氏定著四房一曰武陽二曰姑臧三曰  
燉煌四曰丹陽而西平王則出于隴西後徙京兆世以武  
功顯不在四房之列史稱憲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  
禮法自矜制太和初繇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所歷  
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  
罪者數百人則其後之昌熾宜也昔蘇明允作蘇氏族譜



